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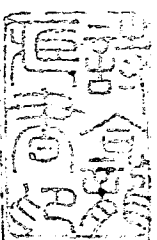
東塘集卷十六

宋 袁詵友 撰

祝文

紹興府祈雨祝文

民有疾苦必訴之天訴之神天陰隲下民而神則依人而行也東越春夏不雨訴之天訴之神既賜之甘澤矣甫月不雨烈日所暎毒熱所剝而旱復甚於前日官惕惕於上民熬熬於下訴之天訴之神浹旬矣而雨不至



民之疾苦莫切於此也惟神血食東南救民疾苦非一  
歲月方茲早告神念此民其肯不動心乎某守土無善  
狀固不能名神之休然百萬生靈神心不忍弗恤也運  
神之靈竭神之力告諸上帝令諸羣龍使霽霈傾靈於  
千里之內而民遂更生焉民足衣食神安血食將永永  
無替豈不休哉某敬九頓首百拜以告

謁漢高帝廟祝文

惟帝造端自漢中以作民父母漢中地入蜀部載祀不  
絕則寬仁愛人陰隲此土是不惟功於昔亦功於今也  
豈惟猶豐沛而已敢以告至

謁漢世祖廟祝文

惟帝克復漢業盡夷羣擾晚歲得蜀為力甚難百世載  
祀民心厥惟舊思蕩平之難益綏陰隲之助此民之望  
帝其念之

謁漢惠帝廟祝文

昔高皇帝事從草創帝嗣以仁惠培植安定之創守俱

稱大功推肯仁惠為今陰佑猶為守成也敢告

謁漢昭烈帝廟祝文

惟帝克傳正統求復大業荊州既分奄有蜀漢百世之後英靈猶在蜀也今蜀地與民猶王土王臣默相陰佑敢以為請

謁東嶽帝廟祝文

惟泰華在東司主民命遠若西蜀俯來歆祀一視同仁聖之事也人生欲壽生而不傷歛福敷錫萬民所望

謁諸神廟祝文

惟神載祀永長廟食民安其居吏安其職四鄙灌燧三農多稷終始敷佑繫神之德

謁諸葛武侯廟祝文

惟侯間關隴谷以義制兵君臣大分百世昭明祈山出師中營隕星遺恨如在心事難平某稟而來盡護蜀府英靈不朽永奠斯土

謁梓潼王廟祝文

廟食載祀歲月彌深四方才子謁款歸心陰隲秀民遂其文鳴長吏之願惟神之歆

謁石室文公祝文

惟公來蜀首興文治猶百世師也皇帝嘉公往績形於奎翰某寔拜賜以來遠有光華公亦與有榮焉敢以此告

謁張忠定公祝文

惟公高世之節無後無前撫蜀之政流誦四傳百世之下瞻仰先躅垂教後人以教以掖

辭張忠定公廟祝文

公撫蜀之政視諸故府猶在也某無能為役而繼前躅守而勿失得善其去前後相望如面命如口誨其宏多矣辦香云違不敢忘德

辭諸神廟祝文

奉天子命守茲西陲閱歲維吉繫神之依奉詔而東駕言過歸蒙貺受祉惟神之思拜手云違載祈永綏



謁土地廟祝文

府舍中嚴多闕歲期環垣四周皆神之依內安其奧外樂所司奉觴告至神其監之

召赴行在辭成都府江瀆廟祝文

某涖此蜀土首崇廟飾曰雨曰暘罔不鑒格是某為民而敬事於王王以其祐民者而祐某始終三載獲以善去王其永綏於蜀歲使屢豐某萬里遠涉俾安於行無有駭浪既及其公又及其私惟無祐而並命之某乃心於王不以遐二

勸農文

池州庚子勸農文

歲二月郡太守率耆老以勸耕於郊故事也太守奉上德意諭凡父兄子弟何敢以故事云夫民以食為天而農為食之原父兄子弟知之悉矣非有死亡疾痛誰肯鹵莽滅裂而斂化穰為飢哉太守雖無勸可也今太守不民之勸而惟已之責使太守有善政無矯法有寬禁

無苛刑皆因其所利而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  
時不窮其力輕征薄取與民休息而影響於古人安輯  
之地民曰不耕太守弗信也太守受天子命以綏柔父  
兄子弟父兄子弟以身之衣食而責之太守為二者相  
依而行固欲不上作而下不應也太守敬以父兄子弟  
故而以政自勸父兄子弟其知太守意而以農自力此  
天子所望于守臣而守臣所期於民者如此其尚勉之  
哉其尚勉之哉

池州辛丑勸農文

廼故歲既旱民且艱食太守之政弗善名此一歉今尚  
何顏而見吾父老欲循勸耕故事哉愧而不言可也明  
天子寬郡國之誅俾爾郡守猶得庇職焉以與爾賑拯  
而安輯之今幸未罪逐再與父老接話言於此若終愧  
而不言則太守不職滋甚矣父老其知明天子所以惠  
爾者乎蠲減田租十九者半郡有請焉詔曰可發廩戶  
給期以累月郡有請焉詔曰可蠲直賑糶為米二萬郡

再請為詔曰可太守恪承德意凡可為吾農地者曰寬輸賦曰倚征索曰勸認糶曰釋田訟太守何敢持此自贖以求德於吾農哉凡以奉天子命也爾母曰太守如前所陳所以賑我而卹我與今所以誨我而勸我者亦無迺太寒而後索衣裘乎嗟夫太守今不復云云而可以古人之言告汝否良農者不以水旱輟耕信斯言也爾父老其將使子弟親戚為良農乎抑亦因噎而廢食乎利害較然太守無勸可也惟茲方春雨雪時至麩麥在地秀實有期上承天時下盡人力歲之豐凶可預卜矣吾農其念之哉其勉之哉

慶元己未成都府勸農文

太守勸耕於郊集州父老廼訓廼告今至於三矣過此太守遂歸老乎三年爾父老相從太守情與政如一日有惠心心雖勤而惠弗廣有愛念念雖切而愛弗孚愧此身更愧爾民殆無以自恕者古人一日猶能用力於仁也太守三年而有愧於州父老如追責何今以故事

三見爾父老便將萬里以別且先以繆政自訟而後以勸爾農夫農爾民切身事也不諭而知不學而能如飢必食如寒必衣固不待太守歲歲以勸然切身之事必先愛身身安則耕可力危則無此身且無此耕無此食理也孝父母則享善報身自安否則陰譴乘之身危矣息鬪則居鄉里身自安否則刑責隨之身危矣惜財物則足衣食身自安否則飢寒因之身危矣戒驕惰則有功績身自安否則破蕩因之身危矣四者爾知所擇則

身安然後可以耕可以獲得以食得以飽矣爾不知所擇則身危然後不能耕不能獲無以食無以飽矣太守不以爾農勸而以爾身勸蓋以農之本者勸尔也太守歸矣尔父老毋忘此言毋危此身父戒子兄告弟曰今袁太守且東去可以與太守別而不可以忘太守言子與弟常能守太守言則如常在太守側矣嗟乎尔父老者亦如此諭子弟乎詩不云乎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昔人愛賢之語太守之愛尔父老者亦如此尔其念之

祭文

祭尤尚書文

天祐皇家必有與立廼生賢者左右培植朝有大政俾  
為著龜民有常心俾為父師其身也榮其國也治高山  
仰止流光萬世公之清節不以利疚事或過舉賴以正  
救以下廟上凜然東臺至再至三抗奏弗回公之稿文  
無麗典誥綸掖代言玉堂敷號史廷直筆帝幄橫經黼  
黻王度儒臣至榮羣書萬卷山藏海積公博極之章句

臚析繭紙舊聞千載散佚公愛玩之寶於金玉嗚呼哀  
我以公之節足以鎮俗以公之文足以華國讀書是勤  
百氏指南樂古為富四海律貪比正嫉邪友舊篤親皆  
盛德事具有典型天子眷乎舊學學者依乎宗師將弥  
綸乎廊廟均仁壽乎華夷何聽履之方強倏逝川乎已  
而嗚呼哀我上而公議孰主張之下而善人孰領袖之  
斯文不幸殆如綫矣舉世混淆誰能變矣識與不識莫  
不涕洟吉人云亡將誰與歸小子辱眷接武朝蹟一再



姻婭聯好膠漆聞公易實我嘗視之及公蓋棺我寔撫之寔肴於豆寔酒於卮為斯文慟九原莫追公而有知鑒此真詞

祭唐參議文

嗚呼哀我我思古人逮於中興故家人物豈如參辰不見君子尚思典型嗟嗟元明儒服之英維公大父相於承平家傳有學世濟厥聲前言往行典故章程叩之不窮洒洒可聽高古之文得其全淳韋編三絕獨識其真一官州縣惓惓在民弗詭弗隨狂尺直尋六十九年有韞莫伸一夢不覺失此老成我輩從公道合意親論文有社尊酒有盟云胡逝川奪我善倫饋奠悽然涕沾於巾公其有歸鑒茲哀陳

祭池州王都統文

天之生才蓋將以幸當世而人之負才又豈欲僅見其一二耶使天而有意焉則才固不以輕畀有才而遽奪之則天理殆未可以數計也嗟公之生世濟厥美蚤為

以詩書而自奮而拳拳用力于舉子嘗一試于文闈竟  
弗能以遂志慨父書之可讀廼投筆以從事願其文足  
以自立而武則果敢而勇毅出把州麾入環禁示輿輪  
為之嘉仰而上意之所眷倚茲盡護於江屯甫僅周於  
一歲於軍情平練達而我功之必備磨之嚴父慈母以  
臨子弟而吏士肅然莫不畏威而懷惠蓋天之所以  
予公者必有意而公亦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而日親之  
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不肯自己是何一旦遽以一疾而

不能起也豈天之所付將泛然其為戲也抑天下之事  
有不可以意揣而公之云亡適不幸而致耶不然胡奪  
之遽使之僅見一二而遂至此也嗚呼哀哉予於醇父  
昔未瞻際維故夏之六月偶一見而倒屣曾未浹辰公  
已來帥我亦僥踰繼叨郡寄相從几年警愛備至公有  
疑而必問我有請而輒詣相與洞然而無間務脫略乎  
竒細方將以異日之事而望之乃一夢而遽蜕雖死生  
旦暮之必然而獨醇父之亡殆識與不識皆為流涕也



嗚呼醇父不可見已所可見者遺像在堂遺編在几  
村棺慟哭以致奠饋醇父有靈鑒我哀酌

祭趙主奉文

公之為人信厚可親志不苟得義不徇身傲睨富貴蕭  
然絕塵公之閱世為今舊人醞藉風雅典型可遵歸然  
靈光眩眩有聞公之樂善得于性真所遇必施莫非善  
因蟲魚之微愛之則均公之有子賢哲粹純以文華國  
以才牧民為君子儒如左史循若昔壽考曰德與仁公

具衆美百年盍簪一夢不覺俯仰莫詢宗老無几士為  
酸辛噫嘻吾邦民方告貧賴公賢子拊摹屈伸有瘼必  
察有惠必陳千里晏然如物在春我輩受屢懷德弗泯  
維父之美維子之珍公雖云亡垂祐益新酌觴告訣涕  
零沾巾

祭葉夫人文

嗚呼夫子之壽八十二年始憂而勤百未一全終貴以  
逸五福粲然昔別駕公其亡逝川夫人方壯諸孤滿前

二子一幼六女後先夫人曰吁淚下迸泉何以為家立志在堅靜以樂貧儉以給饘閉門撫穉朝餐夕眠女也及笄選壻有連門闌一時衣冠闐闐維時貳卿齷齪童顛夫人撫之我其女憐始於嬰孩而教已專及其能言訓督益愛擇師惟良無愧三遷譬如美玉始琢既鑄宗廟之器瑚璉璧瑄揚鞭官塗華策以塞踐揚中外聲寔四傳溫詔還之擢登禁聯夫人悅之曰予子賢我顏以懌我志以宣天子嘉之渥恩自天曰母之訓爾惟弗愆

夫人懷歸安於故廬田園笑傲燕樂周旋七年里門壽考綿綿夜旦推移微疾偶纏我書問安亦云小痊乃歲之杪一夢不還我為諸甥荷意拳拳曷昔侍誨如母存焉離違八稔迹如天淵孰知此來拊棺涕漣歌此真詩舉我一遷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七

宋 袁 說友 撰

啟

賀兵部王尚書啟

切以聖天子千載之遇若時明良大司馬九伐之權界  
我英傑惟威望四馳足以傲睨于當世則孚號一出是  
以度越于諸公益天意人心之既同宜位貌班聯之益  
峻聞者胥懌翕然同辭當國家治平之秋暨疆土全盛

之日上則垂拱無為以聽萬物之自治下亦精白承德而惟故事之奉行方是時也蓋得人為無難願在列者雖寸長而亦可居今之事寔大不然中國之可復而欲行未前之勢常忽而不之思內治之益修而棄本齊末之風知敬而不能改悠々歲月之逝泯々山河之歸附髡空嗟挺身亡有切思今日之大舉豈曰中材之可能必有當代英傑之儒仍副吾君神武之略漢高為吾用人傑所以決劉項之得失李尋為朝有英雋所以致精神之折衝彼衛綰石建之輩何能起中葉之衰而鄭綰德輿之徒烏足掃淮西之僭故當大有為之主必得不世出之臣威明氣焰之所加外敵強藩之自服非此無與計事者而吾何愛千戶哉蓋自古人主以待非常之才豈務惜美官以拂具瞻之意係國休戚為時重輕惟今此除滿衆所願仰惟某官以身許國而有直方以大之操以道致君而無卓絕行難之慮為儒者病於泥古則大言無當而不通負才者急於稱功則小有所成而

復失孰若內通世務而儒以効著外應物變而才與氣  
全昨聞季子之來歸上嘆嚴君之見晚壘壘傾河之議  
決千載之事於片言惓惓貫日之忠信九重之知於一  
見洊歷中外顯揚勲庸破拘攣之見而斥虛文植大遠  
之模而略近效潛制敵國用綏邊庭貪夫之所深忌而  
鎮以弗疑庸人之所苟安而期於心濟逮此在前之節  
益殫廟上之勤凡納約自牖之間有感激回天之論指  
山川於掌上固無聚米之勞吞雲夢於胸中獨抱投鞭  
之志憤國蒙恥如身納汙使主上不忘於克復而未可  
輕復必將建長策於萬全使天下各志於功名而無事  
於虛名相與集大勲於一舉厲丹衷而思奮蹈白刃以  
弗渝孤蹇百執之中獨任一人之責用能期歲浸被九  
遷亟長夏官更仍夕拜維周六卿之任在漢五曹之兵  
自非驚代之人豪孰對司戎之上寵昔史氏有建都之  
論而吳人從飲水之謠在今揆策以圖全當使有進而  
無退稍務經理以須奠居可以作士氣於方張示國人



之所嚮將制挺以撻強楚殆折箠以鞭赤眉惟公一身  
濟此大業九州千七百國之盛謀無弗成中書二十四  
考之禁茲焉可卜其固不專以閣下逢時為深慶而獨  
竊謂公朝用大之可為譬之未病者雖中醫調適而可  
瘳已病者必上智救療而後可上方旰食以興念士亦  
彈冠而樂從然餘子碌碌以因人小才沾沾而自喜天  
將降於大任人獨仰於明公永言孤蹤久辱眷寵八載  
朝行之幸六叨除目之恩弗虞滿盈乃負疾疾念自絕  
於清貫或稍殄於殘疴偶茲更生以際盛時枝辭所禱  
精緼奚宣

賀魏樞密仍兼參政啟

恭審樞庭擢貳式隆宥密之權改路聯華無贊彌綸之  
任顧本兵之寄以人而重宜長城之衛無日不然詔綽  
四馳士氣百倍伏想慶慰竊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寔  
人君保泰之基見于未兆防于未然蓋臣子沉謀之術  
仰惟今日深軫昔時不以修和之暫而自安于奠枕之

休不以納約之堅而遂怠於覆車之戒當匈奴之入盜  
顧文帝何以為安昧土蕃之詐盟縱馬燧亦將為用事  
若可恃而不必慮迹則甚詭而尤足疑方聖天子宵旰  
而念此則百執事胼胝而敢辭况在鴻樞益顯戎政修  
車馬備器械固有攸司進帷幄坐廟堂莫隆右府惟樞  
机貴周密之有素則邊鄙無隙間之可投齊用晏嬰遂  
獲折衝之效漢得汲黯無愧發蒙之訊是皆潛制敵謀  
靜度事變此天下所以常寧而不擾而忠臣所以可用

而不誣課此偉功屬我君子恭惟某官蘊八元之善懋  
十亂之功文章莫與之爭能如飛羽號萬人敵言行惟  
當之為貴蓋夷惠稱百世師瞭然當世之著龜卓爾時  
人之眼目勳藏明府名簡上心郎宗寺之華宣幕螭頭  
之貴兼判四戶典職三銓繼進長於天官遂特封於瑣  
闥翱翔青楚勸講迓英勞大者其位隆已司樞筦罷博  
者其用遠復預政机載惟清朝尚虞多事講信修睦雖  
曰誓為百年可信之期思患預防宜有不敢一日自安



之志歷觀政弊寔蠹治原拱手糜食而士卒習以為常肥已瘠人而將帥殊不知畏每掎軍俸嘗致怨言或給以楮幣而困於虧陌之支或代以敗繒而劣於見金之獲主兵者不一歲而輒易被堅者雖百戰而靡酬穀無半歲之儲糴有橫征之迫要當深恨而痛征烏可有名而無寔至於闕棄之壞不如召募而使耕總淮漢之屯畝若選掄而久任事之大者莫過於此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躉茲儒苑之英來贊籌帷之密得時則駕見義

必為惟有德既進則朝廷自尊願中興之功可日月以冀如雷霆如河漢行觀麻案之宣作霖雨作益梅即慶槐庭之拜伏愈某身無可喜居有甚薄命憂分之當然豈尤人之敢泥側聆顯制喜均懦衆諒賡康事之歌願賦得賢之頌款致平治非我公而其誰獲見休明願吾屬之何患有文書而銜袖掃門僅以曳裾豈徒見盛事而言抑亦為期民而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蕭參政啓

恭審疇咨人望參秉政机在甘泉從橐之班昔無出其右者維中臺大政之柄茲故舉而授之清明之朝小大以懌竊以時雨將降山川所以出雲吉事有祥國家由以興治惟動丕應有關必先審象而求固已兆商宗之夢卜獵而吉是將協周王之占仰惟東海之蕭寔在天江之右五百年間世而出多士以為儒宗三千字獨對之餘一鳴而亞舉首天意密見謠言浸孚沙洲之漲夫豈徒我庸知必相金甌之名則其眾矣斯拱而須既登

我公爰定斯讖諒其得宰輔之位必於其天至於使朝廷之尊咸曰有德時固有待邦其以寧恭惟某官行直方大而全地道之光以智仁勇而兼天下之達蚤以東南之人物獨收鼎甲之科名色正芒寒文蔚以華其國雷聲殷默言出而加乎民方二十年樂於退而弗之求蓋一二公勉其來而莫肯顧儲此碩望揚於薦書身致雲霄於以動凝旒之聽轍環台殿殆將伴文石之班冠冕細氈之儒衡尺歛板之任未有四緊之首而不兩地

之歸以此而下淵衷知公必且大拜爰出綸綍峻登廟堂願瞻漢庭是無以易堯者夾輔王室吾其為東周乎一舉之初象聽所屬惟聖主以得賢而頌而大臣必事君以人何世而不生材必有優游於諸野公道豈無任責定知恢拓於崇朝使卑辱與深者而升本朝則廣大樂易者足以稱上意願以愚慮之得首於王前之陳愛國士而退亡非鄙俟孰計其事選拾遺於左右獨望之寔忠其謀管觀規撫其在孫子上方登老成之佐臣洪尚窈遲之天之歆平治斯民弱翁且大用矣相此興運訖其遠圖伏念其所立甚孤其衰特早念昔門墻之旅進居然歲月之最深况席間函仗之密依蒙坐上千人之小異謂其於文字而可教情則父兄若其捐勢位以辱知過於子弟偉制除之誕布慚賀設之莫陪與榮在斯不寐而喜

賀錢參政啓

恭審政地虛席錫命在諸公之先儒英得時贊元更二

府之柄爰以食前借籌之任庸慰海內望霖之思上意  
所默定而今乃見之士類相語言而恨其晚爾聞者胥  
悅翕然同辭竊以儒者之道純然如穀粟之在人皇上  
之興未有棄詩書而能治或者未效指為甚迂豈一時  
人主之弗思寔當世士夫之自取漢高祖以腐儒敗事  
至于房之用則為帝師司馬懿以俗儒為言至孔明之  
才止稱俊傑故識時務者廼儒之寔而謂書生者特儒  
之名有夫子之德而侵疆歸得仲舒之醇而膠東治使

為士每先於寔用則時君何忍於棄才熙朝清明吾道  
振起主上韞大有為之志相公負不世出之英相得益  
彰正論斯立揭之正鵠示天下所以趨詔曰真儒至聖  
人而後定春秋之褒一字仁義之效四馳侈茲無敵之  
勲是豈以儒為戲賢者登用斯文重輕多士所以知歸  
舉國至於相慶伏惟某官天降大任民方具瞻高明博  
大足以隘宇宙而燭萬微氣焰精神足以懾戎蠻而鎮  
雅俗方其居下位之日已有致吾君之心頃歲大昕之

朝窈聞見疑之嘆契淵衷於一見之頃定大用于游對  
之時勤勞百為夷險一致破拘攣之見而務大体斥虛  
誕之習而究忠謀江淮要區兵民重寄萃此二責在公  
一人潛制敵國而培不拔之基無煩縣官而竟難成之  
業庸人之所苟安而期以必濟姦臣之所深忌而鎮以  
弗疑屹如砥柱而不搖坐使頽波之復振偉矣丕績冠  
乎羣倫用能期月之間徧儀兩地之岐

賀周侍御啓

恭審道隆致主志已叶於從龍國慶得人任果膺於冠  
豸老成在臺綱自張奸邪屏謀士氣益振當主上勵精  
之日寔人臣論事之秋側聆御史之敢言願作議曹之  
獻策竊謂今日急先之務必以敵人生事為憂累有  
十萬快意匈奴之心未聞三千喋血邊庭之舉元氣不  
墮衝冒有餘強陽雖多疾病殆至亦反其本烏能有成  
方內治之未修奚外敵之可破白粦之積請歷以陳朝  
廷將大有為而財計困以不足大司農昧其歛散之要郡



刺史安於掊剋之風求之者雖非一端用之者不勝多  
務既乏冢宰歲杪之制奚嘆魯國年飢之傷始述其  
微以伸是說凡隸科名之額必先經總之全第知多寡  
之數可証於文書豈謂出納之繁見欺於官吏彼有私  
取而私予自然不入而不供衰少致多由來者漸始也  
漏卮之失利去害興終焉西餅之訛名存寔廢難復字  
文之校籍當思廣漢之發奸今之圭田法存王制職分  
勞佚項有等差固知上意之甚公誰念弊端之已極斛  
以百計非有寸壤之可耘數出一時恣以官租而盜請  
故輸納積無窮之耗量收務倍之餘歲貢既充羨糧尤  
富可以求足盡力而為居上者本期以祿而代耕在官  
者乃有無田而得食順考上古綽著宏規軻書備經界  
之言開元下括寔之令擇斯二者觸類長之苟任長才  
當得至術天子必得可用之將將軍要多益辦之能毋  
以庸才倖於一試頃歲瓜州之敗急於圖功曩者宿泗  
之行沮於各賞際咎之執非將而何惟亡祈父之爪牙

難愧楚王之面目縱廟堂議罪誅責僅正於臨時而邊鄙告危委任不移於旋踵豈有既廢而復用必其棄舊而謀新况夫昔日叛上之徒安得一心報國之節見韓信而具禮由乎薦士而來命李靖以談兵將欲量才而授其道可考宜鑒乎茲昔仲尼先足兵之言我藝祖大閱武之法且制衆以少者猶當車之臂以不教而戰者同血指之工今之多虞過乃由此方其杜侵攘之兵出關中之甲往往有涇原單弱之憂及其驅召募之夫抗

敵國之師比比盡神策奔馳之卒人情之可慮也執事蓋亦圖之百人荷戈千夫仰食屬縣受弊公帑以虛此有唐致敗之由為後世循名之戒粵自敵人之犯塞即聞邊壘之興師屢閱戰攻豈無亡沒而大將小裨以苟得者為志則虛藉媒利仍曰救而不渝吁我軍寔之未明信矣邦計之久匱夏啟賞用命之士真宗錄戰死之孤庸示誠心式勸來者考教載之內所以攻城而略地則三軍之衆固多碎首以捐驅可無殊息以恤其後方



且父母餓妻子散紛然為乞人於白晝之間徒然倉廩寔府庫充不少慰遊魂于黃圻之下將使忠憤解體智勇灰心倘弗推無辜孤幼之仁吾恐有疾視長上之患事若甚細害寔良多夫賞不踰時士則奮力而乃歲月之久靡聞毫髮之頒逮於招怨有言類沙上偶語之變則又急封媚下同滎陽躡足之時養成犯分之奸寔起要君之態是當勸功欲速誅罪惟其不戒履霜終見圖蔓加之二廣要域羣盜逞奸大者揭及以屠民小者錐

埋而發冢幸徒黨之已獲柰種族之未殲益州牧多飾治之儒曷致小人之有恐而壁壘無應猝之備孰為壯士之先登宜令執銳之將臣畀以剖符之重寄至於吏道多端而尤雜銓曹無闕之可須待次家庭者何啻五六年調官京畿者亡慮數百輩故祖宗立校藝之格為搢紳澄入仕之源今則不然亦幸而免方公朝僅有可喜之事而諸生即覬無厭之恩躍然皆貢禹之彈冠甚者過元輿之奏疏古道久弊薄俗肆行國家之賦素列

常科郡邑之供抑存正教乃殫萬金之貢競希一旦之名號曰羨餘本於聚斂韋堅獻終歲之積遂為天寶大亂之基至齡上別庫之儲馴致元和晚節之禍此風既長流毒自深不明損下之愆祇重不仁之富比飭銷銅之律用嚴範器之防烏知法出而奸生何有令行而禁上粥於市者官府熟視負於遠者閔梁不呵孰謂雷霆之朝靡具江河之法斯皆衆務之蠹藏於萬机之微考杜牧上策之陳未臻於治冀充國先為之勝寔難其功

惟慙於內而外自平則齊其本而未必舉苟不察此何以禦強時惟台臣密贊治体抨彈攝物不為力小謀大之踈議論回天且無位卑言高之罪凡天下微有得失於筆端即與指陳大此休聲屬我君子恭惟某官以道自任得君之專至剛至大而持之以明嘉謀嘉猷而發之以勇顯顯令望為世豪英謬謬不群有祖風烈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比陞烏府之崇益迓龍顏之粹箴規所達開納不忘祕殿談經王置諸其左右宸衷邁訓學有

緝於光明簡知果厚於九重清要爰班於七品邪正白  
矣不埋道上之輪風采凜然自落金吾之膽慶忠臣之  
當國仰聖主之得賢士知直道之已行人喜太平之可  
見凡厥庶政繫公一言毋使因仍以憚改作繩愆糾繆  
庶几罔或不臧去故取新得以同歸於治克勤內修之  
念用振外攘之休以若所為夫誰與敵此日之圖為多  
事既輸陸贄論諫之盛他年之剋復中原亟被蕭何發  
縱之賞某壯無佞舌狂有赤心頃竊儒科獲登墻仞樂  
儀封之請見進童子之難言茲承成命之傳倍積懦衷  
之喜時不可失倉庚猶効於一鳴人豈無知愚者輒據  
於千慮雖微賤弗揣其分諒高明何所不容晉男子三  
十字之書倘辱京兆以聞之賜長沙傳六太息之策終  
期文帝盡用之知尚須芝檢之繼須敢後藤牋之嗣布  
拳拳之蘊喋喋莫殫

賀王樞使啓

恭審樞庭擢使赫然酬帷幄之訓魁枋不移庸以定腹

心之寄國朝鈞文武之二柄右府列長佐之四班厥今  
元臣備此隆委道大而用莫既功崇而任則專蔽於淵  
衷克相武事竊以主上願治之切甚於賙飢政路選賢  
之難几於弄印踐阼今十七載置輔殆數十人或疇咨  
僅取於臨時莫疇注意則進退弗移於旋踵何以盡忠  
故君臣遇合古人難知宜功業寂寥後世滋甚自公枋  
用維時道行諫臣已見於事堯夢兆又符於得說環本  
兵之任蓋三載而始遷隆使範之命今日而准拜攷

其廟堂之日與夫徧樞筦之班悉踰前後之教公獨辦  
聖賢之能事天降大任邦其永寧仰惟某官忠誠道  
德之所傳涵節義聲明之所振厲不茹不吐本沉潛而  
高明惟危惟几皆純白而洞達蚤以太上之眷擢居七  
人之睽蹇然勲稱布在中外主上韞大有為之志相公  
以不世出之英相得益彰遂授以故徧儀二府弼諧一  
人惟公志不在位而在生靈忠不務名而務誠寔凡所  
揆策莫非愛君鎮以靜重而培不拔之基燭之几微而

銷未然之患子房之無智勇彼何假於得名元齡之善  
始終史獨稱其藏用是即其意之近厚皆將為國之遠  
圖爰慰民瞻遂正使號將制挺以撻強楚殆折箠而鞭  
赤眉自威名重望之所加當外敷強藩之自服九州千  
七百國之盛豈屬无勲中書二十四考之榮未容專美  
其側聽行路之語不勝舉手之歡十年未正於使名一  
日遂頒於庭告上意至此天兮匪人永維孤蹤夙被清  
願編研一職之久辱在下寮步武羣英之間俾游隼軌  
聖主得賢之頌肯容徃牒之獨專大臣事君以仁咸謂  
斯文之有望枝辭雖罄精蘊奚宣

賀四川劉制置啟

聽履而上星辰來作坤維之重伏鉞而臨參井聿申葵  
命之嚴爰習吉於龜占以正封於麟璽鼎新一面壯觀  
羣瞻恭惟某官道博以鎮浮節高而用大尊主庇民之  
學允合前猷牧人馭衆之才是皆餘事騎省冠七人之  
列龍墀首八座之班定國是於至公竒表盡屏啓君心



於當道猷納維良以遲三事大夫之聯用壯萬里長城  
之勢謀中軍之元帥誠莫踰公率西方之諸侯是用建  
長玉帳初開於月峽金城增重於雪山封疆已熟於經  
行毋煩三令民吏夙諳於節制今喜再來三陸師律之  
風清六詔勸聲之雷動何待政成於五月即觀詔入於  
三台某揚糝在前依光惟切方浮游於杭葦幸邂逅  
於前茅詠思而言子歸自愧魚鳧之舊相遇而適我願  
喜無鴻燕之違攄心款言更面以布

遠迎四川劉制置啓

伏以蚕國撫封豹旂夾道遯矣西土新建牙秉鉞之雄  
薰兮南風壯叱馭飛軒之樂惟使旌之至止適歸擢之  
言謐乃半塗之晤之可期蓋昔美談之未有不先我不  
我後寔幸會之匪常則心喜則心降更好言之益締敬  
憑短牘用達前驅

賀單尚書致仕得請啓

抗流漢庭共仰垂車之高節躋班堯閣有榮出綽之溫

言舉盛典之肇新宜士林之爭慕恭惟某官聲名久大  
德用昭明扈從甘泉獨有正元之舊蕃宣侯國半於天  
下之區方曳履於文昌乃掛冠於神武秋官大司寇之  
職莫能留行奎文直學士之除曾為異數更褒辭之  
中出與宸畫之下臨身名俱榮始終兩備某適觀異  
數仰止清風身隔重關愧賀賓之莫與思馳一室尚  
他日之相期

賀劉同知啓

恭審詔趣閭臣位登樞府昔牧人御衆無踰五十餘州  
之難今課効疇庸宜在二三執政之列天意素定人心  
誕孚靖惟今日之顯除曾屬熙朝之盛舉竊以守天下  
之至險者莫如蜀任當世之重寄者存乎人惟有誠有  
德足以深服乎其心則若兵若民翕然相安於其下羣  
臯勝教尚貽益侈之訊德裕籌邊枕有終身之恨必使  
上不忤而下不愧蓋亦知之易而行之難國家繇南渡  
以來地望以西州為重銅梁玉壘號稱天塹之雄襟山



帶河寔賴金城之固然或者紛張於累歲嗟異時前後  
之數公獨茲名伯西陝之功果慶留侯籌幄之拜竊觀  
四載視古無人蔽以一言曰誠與敬恭惟某官恢宏而  
博大忠厚而純明超羣言於絕室之中發聖秘於英辭  
之表泰山喬嶽儒於道以最高金鐘大鏞仁為器也甚  
重蚤被當宁之眷亟上甘泉之班登螭陛以掌絲綸繇  
瑣扉而任喉舌從臣均佚闕寄游更以德威鎮服之餘  
弭舊染謹諱之習綱紀一振軍民並安擢從大江之西

遂授全蜀之政聲色不大有威德以服其民金不弗渝  
惟至誠能用其衆強鄰歎息以致敬諸將感勵而悅隨  
宣勤四年克已一節介圭促名昕陸對敷曾晝日之不  
移已廟堂之極筮惟今日之勢上策莫如自治而右府  
之地強本乃能折衝汲黯用而淮南寢謀裴度相而河  
朔効順仰惟經綸天下之學于以舒藝習中之竒必將  
衆建於人材未暇披圖於輿地任國大事非公而誰某  
晚學甚庸冗材無取瞻望尚書之履尚憶趨隅睽違夫

子之門不勝倭指每幸書生之氣習夙蒙先達之獎知  
茲聽出綸至於折履情深仰斗嗟旅進之亡繇疾有負  
薪顧修辭之獨後尚以江湖之孤跡敢投廊廟之洪鈞  
秋瑄方深樞庭多暇願寢精餽之衛用慰邇遐之瞻

賀留參政仍兼同知啓

恭審顯膺制綸擢貳台席其在左右方朝夕納誨而命  
之無分東西兼文武經邦之大者總此重任維時鉅公  
窈以君臣道合之難固將千載而一遇至於聖哲相逢

之易則決大用於片言惟當饋念此樂得其人雖舉國  
授之猶恨其晚千秋立談之頃旬月遂俟姚崇十事之  
陳翌日而相使其道同志合而謂不及也則將日遷月  
拜而尚窈遲之厥今留侯之來首覲宣室之對一見趣  
兩社之拜昔也則無期月環二府之班茲焉特盛敬誦  
除目灼知上心仰惟某官以社稷臣為帝王佐道德文  
學而入侍寔右漢庭聲名智略以出藩爰倡周牧不憚  
蜀道之遠往專坤維之雄恃此忠誠寬上憂顧第知敢

厚以鎮俗不務表暴而近名隱然長城固已奠西南之  
四路我有良翰又將踰前後之數公勤勞五年始終一  
致是謂天下之難辨誰其能之豈有當世之異材可久  
外者延和之殿甫對政事之堂已登與其束帶而立於  
朝孰當大任何必審象而求諸野莫如明公故於滿歲  
之間亟贊萬机之重兼資者德裕武宗遂成其功既用  
如弱翁漢宣將倚為相魏然共二之佐凜乎登三之期  
隆卜世八百年其永相淳熙之治食封留三萬戶益昌

蕃大之宗伏念某所立甚孤其衰則蚤得第三十載概  
白首何以報君投閒六七年而黃卷僅容對聖每自笑  
屠龍之拙固未忘求蠖之伸竊聽尚書之履聲念疇昔  
故願侍相公之袞綉如疏遠行幸當進而論人物之時  
復在退而處奧濶之日為之不樂或蒙軫念於向隅之  
夫見之恐難未敢辱身於掃門之隸茲聞庭告之號莫  
遜席賓之聯

答宏詞科倪判官啓

伏審高第詔賢雄文擢秀華聯三萼未多丹桂之芳芥  
拾兩科今見白眉之盛斯文壯矣請論翕然窈惟文富  
朝華妙覩天巧琳琅垂世獨有仙官之藏簫磬諧音時  
為清廟之奏固已上窺而下逮自然寔大而声闕摘領  
底之髭蚤已稱其易易剖胷中之夢茲益辦於多多殆  
將脫穎於十九之中何畏焚舟於再三之敵昔陳宓之  
弗獲選科寧有不利耶以韓子之樂其名人或謂之能  
也古所難者公兼得之佇須鋒車芝檢之頒即慶木天  
米廩之拜某言念先契寅緣下風偶庀職於文闈俾窈  
觀於筆陣英詞駭目僅逃五色之述盛世得人共快一  
班之覩慶緘不敏謙牘首臨惟知緹襲之藏莫盡瓊瑤  
之報

答四川李總領啓

拜息北闕總餉西州萬里去天上每先於憂顧三軍仰  
食時方遠於選掄有如望郎允矣公論伏惟某官以有  
用之學當可為之時方將屬意於功名政邇假途於煩



剗入連制閫未勞報政於期年列戍總戎何止論功於  
足食惟皇華之遣已重在餉事之寄益專厥今民曹接  
武茲選踵此召命非公而誰其願叩龍門莫馳馬首忽  
五雲之下布曾一介之敢當謙則禘如禮云過矣地之  
相去惟不勝風馬之殊公將歸來庶几得雲天之託

賀溧陽尉章同年啟

竊以懷貞曜於唐家莫追高致得子真於相裔遂振斯  
文豈惟幸寮屬之在茲抑亦見典型之如昔敢裁奏記

難盡報投伏惟某官語有令音文推竒字萃百能於夏  
校雖賢士謂不及之奏三策於春官皆先生莫能對者  
尚厯瀛步來尉警巡豈以翰墨之功將異溪山之趣哦  
薔薇之什嘉前躅之可承對瓦屋之峯思古人而欲賦  
有賢如此公論翕然佇聞芝檢之頒即登芸閣之選如  
某者嶽崎可笑險阻僭嘗偶先訓之是遵亦世科之誤  
玷拜恩紆綠獲附名經莅職勾朱復聯王事謹薄書而  
待期會已亡補於縣官震風雨而知帡幪政有望於君



子

回發解五人啓

程能秋貢偕計春官咸歆稽古之榮遂見起家之盛伏以解元先輩言皆中律義必據經尊其所聞居務古人之學求為可用弗專舉子之人蔚以詞華來由詔選高山流水世豈乏之於知音美玉精金今果稱於定價妙語一出蜚聲四馳某偶幸觀瀾繆當勸駕三冬足用願無憚於膏焚一鳴驚人嗣亟聞於芥拾

回知普州李大著啓

六十部之撫封濫將上指二千石以分治幸託官聯愧告至之未遑荷馳緘之先辱伏惟某官令名四出偉望千能岷蜀騰芳白雲耀西山之秀瀛洲接武青藜輝東壁之光晉盍何囊尚須剖竹豈特居官而可紀蓋將更治以考功坐令閭里之間不覺朝廷之遠故鄉地近已同衣錦之榮飛詔天臨即上鳴鳶之直某驅馳萬里冒昧一來可無忘文字之交不止問簿書之事惠而好我

正惟同氣之求言以贈人尚賴多聞之益

代人賀魏左史兼中書舍人啓

恭審超登螭陛亟踐綸闈疏報功崇德之息天子為之  
親擢摠載筆代言之任儒者極於至榮朝廷既尊中外  
胥賀恭想慶慰宥以禱祝之文則史寔先記事之功帝  
王之制可行尤重贊書之寄若稽於古則執簡而肆筆  
極言其效則出綵以如綸載惟二者之兼司率本九重  
之善任利見大人以正也無惟清切之聯不有君子其

能乎果慶選掄之中乃知今日之事足為下執之榮恭  
惟某官道大而有容德博而不倚六律奏笙鏞之間百  
花繁崑閬之英韓柳為時宗工益五百年之名世遷向  
視古通達貫三萬軸之全書文章觀天巧之深議論爛  
日光之照蚤躋膺仕即簡上知星曹荐易於郎闈月寺  
亟司於宗牒丕闡立朝之譽益彰致主之勲當國家思  
內治之修改外敵伺吾邦而舉聖主未遑他務念并州  
宜以勳為先人臣各致其能願淮陽徒得黯而重爰雍

容於宣幕務參畫於廟謨折衝既效于精神專對聿勤  
於麾指萬里而展屬國大昂昂聳壑之姿片言而龍言楚  
王笑碌碌因人之輩輕一身於虎口等九死於鴻毛第  
知蹇蹇之非躬廼見多多而益解共慶單于之啓慕咸  
欣唐儉之來歸大對聞天信中朝之第一貴名起日真  
國士之無雙致命弗辭論功可後寵符金議恩出至  
公參聯豹尾之班密勿龍顏之粹存隱晦顯微之意有  
舉必書追聲牙幽眇之風以宏斯道佇拜芝書之賜即

真荷橐之華方一佛出世之時已觀盛事逮貳公宏化  
之日更展嘉猷伏念某冷落一官貧窮萬狀張融之無  
居已久何殊焚次之傷淮陰之寄食未忘殆類畫墁之  
計望龍門而旅進欣燕厦以知歸寸心所祈尺紙難盡

除國正謝右相啓

殿秋官之屬久矣何功司夏校之規使之為正方英俊  
如林之日在師儒接席之間稽古之榮捫心則愧攷歷  
代賢關之肇建惟本朝令典之獨詳既律之程度之文

又一以漸摩之行六經闡教雖云博士之可尊五等定規尤藉學官之司正班聯而若後在掌教以寔均是皆根一學之低昂影諸生之立懦要領多士豈曰友之云乎毋使衆言此非子之座也如某者碌不足教負負無可言幸當天下有道之時欲慕古人際可之仕而聳牙萬狀落魄半生一官僅襲於世科三任未更於漢秩慨塵途之蚤涉已分塹車念舊學之浸荒兀成醬瓿比玷四科之荐墨繼叨兩部之屬員不勝智短之訾深

慙官間之地嗟再歲事功之茂有廼一時憂患之相仍已甘襍被之行無復彈冠之志荷大鈞播物謂書生習氣之尚存而造物救人知薄命欽歎之可憫陞之學者寘彼周行理朝廷清選之班釋堯庫抗塵之職帥以正孰敢不正當休厥官自小成以及大成必由乎學茲蓋伏遇某官應期王佐驚代人豪身蹈孔孟而得其傳道過况雄而守其正事業見乎廊廟合臯謨而謂之嘉訓庸著於鼎彝蓋漢庭無出其右每推善以舉類必事君



而以人昔為起部之趨承已勤荐祿今也成均之睽屬更荷鑄顏某敢不益尊所聞務正諸已思羣居之可樂當學涉之是求重戴憑之席五十餘非敢望也紀何蕃之行踰數事庶凡見之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從官舉充郡守啓

刺史承流宣化特舉二人君子揚善荐賢猥煩一字惟書生不識時務矧良吏能至中興乃及孤人為之三歎竊謂秦設守郡漢置典州有治理效則以侯爵遷得太

守賢可為斯民賀近世名寔之相蔽有司資格之不渝如執券以取償於得人而何有才否奚較政事可知宜曠然大變破拘攣而一新必舉尔所知在選擇而取子欲當明詔可非其人某者顏汗可羞骨凡不化慣平生之稱弛拘薄宦於斗升固雖有意於功名竟亦何能於尺寸蠹長安之粟人已笑其守株濫齊國之筭事益宜於掉臂一時奮迅肯羨輩流兩歲編摩自安孤冷匹夫不可以奪志仕者有時乎為貧豈繫牢落之姓名偶在



禁華之記錄惟大夫之宜去二今時則然若諸侯之所  
寶三則吾豈敢不求而得於今有光茲蓋伏遇某官為  
時名臣獨念人物見善如不及詎容按劍之至前舉賢  
惟其能使處囊之自見天子有詔郡國選才願在列豈  
無雋良何俗士猥先論荐特達至矣古今無之某迹則  
甚寒志當益壯下不負所學固非利祿之使然士相期  
以心要使歲寒之可託

代人賀范同知啓

恭審顯膺帝命擢貳樞庭絲綸之出信萬方爰貴  
兵之任帷幄之籌勝千里聿觀繼武之功朝有正人國  
以大治共相慶慰竊以北樞垂象接泰階兩兩之光右  
府聯華峻維石巖巖之望將有折衝之效孰先命世之  
臣范蠡致越國之強果能刷恥汲黯寢淮南之計豈謂  
發蒙方清朝載績於武功而上聖內修於政事成欣密  
命來昇時英立邦家太平之基有文武兼施之盛恭惟  
某官明堂一柱太廟六瑚節義得君子之閑仁信本大

人之德日光玉潔爛然金薤之文章鳳跄龍躡偉矣永  
壺之人物蚤推大冊俯陟魏科聲華既熟於主知位望  
徑躋於禁密輟自甘泉之橐擢分益之符人興來暮之  
謠士快爭先之覩我有良翰惟申伯而獨尊賢於長城  
本李勣之善用果聞報政亟被賜環未容祠館之間爰  
趣昕朝之奏宸衷以懌帝渥惟新列西省之近班冠春  
官之清選雖二年留蜀暫希三接之恩而一日還朝當  
拜九遷之命進參宥地入贊廟謨明良既樂於賡歌夙  
夜不忘於基命伏念某卑微末裔冷落孤蹤一官司理  
屬之卑三釜及親闈之養勉修志憲知皆擴而充之仰  
託陶鎔可以無大過矣茲聽明綸之布寔增小已之私  
披雲霧而覩青天已驚心目震風雷而知厦屋正賴帡  
幪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江陰改知饒州謝時相啓

分符偏壘方雲小溪之易盈易地名邦敢意味息之游  
至揆庸虛而曷稱冒寵渥以知歸竊惟師帥之良寔司

民社之寄處外官而任重簡上意以特深西漢循良本  
宣帝屢遷之典有唐選任蓋文皇臨遣之恩故耕桑弦  
誦足以致士民之功而賦調租庸可以裕國家之計雖  
大小之不一願休養之惟均自非超詣之才曷副求之  
意如某者崖枯可棄甕敝莫容荏苒一官雖切簡書之  
畏驅馳三紀曾何毫髮之勤有此謏才豈復榮望昨偶  
叨於錫命俾獲玷於承流甫及瓜時方愧一麾之假旋  
膺芝檢益全五馬之稱初無以小易大之心遽有取重

去輕之得徒有禡擊之懼敢欣出谷之遷自視固已歎  
然始望必不如此凡爾桑榆之景盡歸陶冶之私矧是  
鄱陽介於江左薰陶之化率皆君子之歸黽勉農時不  
墮小民之業濟濟類菁莪之育穰穰有貨食之餘乃以  
繆庸獲茲安便茲益伏遇某官德熙帝載道格天心立  
太平之基在闔闢弛張之頃建惟和之政得弥縫輔相  
之机載登宰府之班每務上臣之義致茲孱瑣亦預選  
掄某敢不運甍修勞着鞭期進震風雷而知懼正有賴

於陶鎔計日月以為功尚庶几於官政

代知縣作啓

謫薄奚堪幸聯班於京秩寵榮游至俾宣化於男邦雖  
出谷之既遷願循涯之曷稱撫躬增愧感德知歸竊以  
治衆帥民事蓋詳於百里量材定位職尤謹於一時或  
勵以詔旨而敢怠於承休或易以諫言而益兼於善後  
非才罔濟厥用匪輕如忝賤不羣乃大鳴絃之政倘伊  
何未學當虞製錦之傷仰惟清朝具存成憲假徽章而

示寵昭厚賞以勸功凡茲授受之間率自選掄而至豈  
容蒙陋獲玷使令如某者帚敝可捐崖枯已瘠知平平  
而敢取志落落以難成適三仕三已之初敢萌喜愠當  
再戰再屈之後獨笑間闕莅官踰必世之年歷任有過  
旬之考彈冠入仕空嗟髀肉之生結柳送窮更嗟食羹  
之覆迨遭萬狀夷險百為固知退尺進寸之難尤昧斷  
方為圓之巧嘆浮沉於宦海徒進退於銓曹矧此上元  
密承大府獄訟關決之來而首司其責簿書期會之至



而獨處其繁式禪天塹之防兼贊軍屯之給何期五枝  
使長一同盡歸特達之志蔑有游談之助望不及此得  
之歉然茲蓋伏遇某官勲立鼎彝祥參奎壁仁義禮智  
生於色而根於心道德忠誠盛於內而賁於外燦經邦  
之事業大濟世之規模躬持萬物之衡大布一陶之治  
除吏八百不專崔氏之親荐士三千盡用裴公之疏路  
慶公忠之闢人無競躁之求至此庸愚亦叨甄錄某敢  
不力勉未知求為可知治悉本於七條政當期於三異  
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人回女為定啓

通經拜命息蓋侈於衛姬合姓為婚已獨慚於齊陽猥  
蒙才子許畀嘉音伏承某人神氣以靈蚤決科於拾芥  
而某人德容有愧未閑禮於采蘋不圖過听之勤誤辱  
好述之選物榆幸接声氣益同孟子陳戒女之言敢忘  
順言韓子責成人之禮尚覲典型庸致幣將莫違瓊報



代人言定啓

同官為寮夙原雷陳之好合姓繼世更交劉范之歡誼  
吉著龜介言媒灼某人偶聞詩禮自期非小人儒伏承  
某人蚤習組紉可謂彼君子女不圖過听之誤俯從好  
匹之求幸偶齊姜莫如韓樂能修法度式觀蘋藻之可  
承宜爾室家行慶於孫之逢吉敬將米幣具載別牋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八

宋 袁說友 撰

記

紹興府進士題名記

晉史謂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王羲之晚渡浙江  
遂有終焉之志顧愷之謂千巖萬壑競秀爭流而一時  
人物如孫綽李充賀循許詢輩皆以文藝冠世其幼讀  
史長而從仕謂今會稽寔拱行闕仕而有職於東益無

難者亦庶几見所謂以山水名天下與人物風流之盛者乎而宦海萍游迄三十年而志弗遂淳熙十六年春辱乘傳典倉事於是登秦望探禹穴識其委蛇盤礴之觀而得其溫厚粹美之氣蓋其鍾靈孕秀雲行川流胚胎醞釀發而為英傑宜有獨盛於斯世者宋朝崇儒右文眡古為重而東南儒風宏懋盛美會稽為最為杜祁公以道德文章功業行寔克相昭陵德在生民勲在史冊足以儀萬世而垂後學如願公臨典制北門陳公楊

庭執法中司傅公墨鄉正位常伯石公景略皆以文學冠春官夏官噩齊公棠皆以賢良應大科傅公崧鄉以文藝魁舍選儒學之秀頡頏上下此非騫翔奮厲之所蘊而雄深秀麗之所鍾耶建炎初六飛渡江嘗駐驛於越而越今為陪都蓋古三輔也山川之所形見風化之所漸被其儒風士業流聞彰布益以昌大要非餘郡可及王公佐詹公駸相望二十餘年之間皆以大策冠多士石公轍以奏恩被魁選莫公叔光以宏博中兩科而

三歲大比賜第於大常者亡慮十餘人其連取詞科伯仲聯第者有間見層出人物之茂寔為衣冠盛世其亦有以權輿於此哉郡之前進士石朝英陸洋張澤闔辭以告某曰越之山川則有郡之圖志在越之名卿大夫則有國之信史在若無俟於登載者然鄉之宗老則懼晚學之未聞也人寢遠而寢亡事愈久而愈墜其不沒前人之事者几希朝英等將以郡之進士列名於石且請於府帥閣學尚書王公願飭工饒石寘諸郡庠之講

堂於以示勸激之意然非文不傳也敢以請某幸以將指來越而楚寔有材又所身見而目識者其何可辭則與之言曰夫讀右人之書肆當世之業豈直以取科級釣爵位以誇榮侈盛於鄉曲者其致君澤民行道及物寔自讀書肄業始漢世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史氏記之韋氏教子一經志於青紫後世貶焉士之學固有遠者大者今天子龍飛御天適當興賢之歲越之士方將企前慕昔以接踵賢躅而振袂流風者其盍思所以遠者

大者乎雖然越有君子六千人昔人謂其有志行猶齊之士吳之賢良也嗚呼千載之後其必有仍盛美於前人者某猶拭目以觀之題名起於慶歷二年前乎此者攷諸登科記則鄉里多不載故不錄而杜祁公則大中祥符元年甲科四名進士蓋可攷云

涇縣尉廳壁記

州縣之職其甚卑而勞者曰尉尉非能卑人人卑之而不為也尉之與民相親也相安也相親而民聽之相安而民悅之不親則悖不安則感矣尉而非其人可乎今而曰卑之而吾弗為嗚呼尉之真可卑也楊君堪奉刺史命假尉於涇邑其胸中淳涵者厚而粹乃肯托諸尉職而為相親安於民之事以小施所學為亦賢已哉伐石以紀前人記壁以告來者是重尉也非重文也

池州弄水亭記

淳熙七年四月十日池州弄水亭成郡太守秦某賦詩載酒輯賓佐以落之存古也大江之東池澤之流山川

之融峙險阻之捍扼視古形勢國也而層巖絕壁變態萬狀風月之所盤礴溪浦之所漩瀆者昔亦聞於四方矣唐二百年郡刺史多時名公至於騷人雅士游觀登覽觴詠繾綣皆油然而意足欲將終身焉所遇足以發其趣也李太白傲睨一世其襟度飄放未易即之而悽悽者何哉秋浦之詩寄陂之詩愛賞悲歌之念後世誦之意池非人間世也後有即秋浦勝地而亭者取太白秋浦詩飲美水中月之句而以美水名焉會昌中刺史

杜牧之為詩二章其言草木組麗風露光潔山溪幽足四時異趣亭不勝其景也然歲月既久而陵谷之遂變古今異時而名寔之事舛矣何獨斯亭哉唐至今三百年亭之寔未可復而亭之名其庶几存乎先是紹興八年郡將復舊觀而故址在今青橋之西南岸尚傾落莽為汙池而又佛廬其旁觸目蒸氤弗容之故事攷獨存蓮浦亦彫謝岑寂蓋牧之所謂颺灑翠綃舞者今睹其細爾謹能因仍簡陋即南城之外沿西甬甬十步臨



清溪以亭之而基制宏甚屢壓於水淳熙四年郡復改  
創累石壙土無復懷水慮居亡何悉從煨燼又三年某  
來為郡誦太白牧之之詩想其高風雅尚屢意此邦慨  
二賢之不可見也倘循其名以存大略不亦可乎遂因  
其址而規為亭傾墻面北鄉與溪山殊不相偶又束以  
狹壤施置失宜廼拓基架屋而南之中為大亭三間其  
高二尋軒宇導從映照後先連甃如砥弗限高下庖傳  
有所髹飾惟備由亭之東為橋十有一柱折而北為至

南城門而止齊山屏其前九華翼其左清溪頽流不疾  
不徐蕩漾潺湲迫岸而弗敢進風日凝美波光層接殆  
鬚眉可燭也西有飛橋其長三十丈因而葺之垂虹倒  
影又將季孟於松江矣經始於三月五日一錢不取於  
民而朽梓之功悉計植以授纜四十日而後休邦人亦  
詫偉特之觀其驟見於此也雖然是足以存古矣夫因  
亭以立名循名而探理吾不知水之有似於人者乎澄  
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吾知人之溢而汙者將汙顏於

此水也源深而流長波靜而光徹吾知人之淺而躁者將汗顏於此水也水何必於人而人不能以邀於水人何預於水而水足以愧乎人太守之登斯亭弄斯水也其必有以鑒此水者乎不然水哉何取於水也故併書之因以為戒云

惠補之樗室記

惠子補之作環堵之室而名以樗惠子有愛乎樗而自况者也或曰萬物以有用貴而無用者莫如樗萬物以成材稱而不材者莫如樗是何惠子之愛乎樗也惠子讀書三十年成寐遽覺油然惟文史之適而山深林密居弗於朝市裘衣博帶竊有志於先生長者之習益又絜其餘力以自放於詩歌嘲感之際章聯句輯意澹辭雅嘗見於鄉里朋友者時足以自寫風味仰而視其上親且六十而其下亦有妻子之累惠子之才於時殆非無所可用者也被又安能自樂於無用而欲稅駕於擁腫之樗哉余曰物不可使有窮也而物之窮者以有用

無為名尸用於民則窮無為謀府用於謀則窮無為事  
任用於事則窮無為知主用於知則窮不然顧豈相梨  
橘柚而後窮於剝辱折泄之用哉君子之道務養其大  
者而他所不暇問葷食瓢飲若落落與人異而三年使  
有勇者殆表表不少遜使夫回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耶惠子以性為根以道為餘文之以為枝葉成之以  
為華實曲而扶之直偃而使之立風雨之而不折寒暑  
為而不傷無用而用莫我窮不材而材莫我用君子之  
養其大惠子之愛乎樗余固知之矣余方宦游怵怵餽  
其口於四方間闕百罹殆自可歎以我眡子所得孰多  
哉子盍為我思焉犹及其拱把而封之殖之至於子之  
樗而後可也

池州清靜寮記

天下本無事智者過之而察愚者不及而惑不察不惑  
而天下之事定矣余吏州縣十五年蓋嘗投諸膠擾之  
之地靜而觀其變焉已廼繁者可一而焚者可擢何哉

於其理弗於其事也今州縣無壯民有黠吏無拙政有能稱無瘠肥人之心有以隣為壑之意天下之事始紛紛於此矣而豈獨一州縣哉余來為池州池民富不能以強地不足以廣而貧者嗇耕者瘠殆衣食怵怵弗暇暇其眦官府亦瑟縮無敢肆而見謂嚚訟者猶能以理格是不可以無事治耶夫投尺寸紙側立墀下太守操筆疾書民得其說即去郡責期以竟守既自責又以責為令者是非白而民退聽矣願一落吏手即其說支而

難窮余不敢為也而比歲群國病弗給者殆什七池如小民家雖居處服食若不足以振耀而父兄子弟犹能相期於一飽若太守者亦安用求餘也嗟乎固不可以無事治耶余既知池之民而民亦知余之心上作而下應此定而被佚天下本無事也昔者曹駿治齊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所以基無事也一水之澄而須眉可燭萬籟既息而天机自見清淨之效如此而何以多事為哉因書其說而葺郡治之東室名之曰清淨寮繼此其

必其仍盛事於相國者願余何足以知之

陳氏捨田道場山記

湖州道場山聚衆萬指異時迫弗贍其徒乞食以居樵  
羸之歲愁以懼而學之勤弛蓋未遑詰也衆病之年來  
住山多名禪熟緣法飽心計有以挾物力而槌檀施者  
于是膏腴之田願陪佛供金錢之入願置沃壤行禱饒  
足日有餘力其禪足以學矣淳熙丙午有保義郎新監  
行在豐儲西倉陳泌者施錢踰百萬市田百畝於路村

而告方丈隨侃曰歲九月十日其為我設冥陽供齋無  
碍僧以薦先室趙氏救護幽途使大無畏隨侃歡喜懺  
禮對佛作證而囑湖之寓客表其為之記曰佛流中華  
歲千二百教孚東南盛於二浙湖在吳右叢林蔽崗維  
今道場開山自唐精藍千楹毳納萬指朝餐夕粥斗儲  
勺累歲弗遑贍緇流興嗟云何一飽立茲僧伽爾時祖  
師循方乞食豈無衆生捨貪施得住山隨侃說無上緣  
堂殿有供郊垌有田誰曰旨哉寔善知識諸方影附檀



施雲集倉人陳氏發菩提心市田百畝捐百萬金一念  
熏修無漏善故薦我室靈出纏離苦我聞圖覺譬如苗  
增言念此田助其幽冥又聞楞嚴蒸石成飯言念此田  
成彼善願稽首大眾十鉢一盂趺坐飽食當讚幽塗  
稽首弗慈已滅生滅鑒茲福田願破迷惑維山蒼蒼維  
田穰穰我為斯文式慰爾心

序

擇善易解序

易之為書與天地準更三聖而後備學之者可以無過  
為闕衍微深蘊奧難見非博學君子明陰陽變化之用  
者為能探其妙旨昔王通講道河汾推明六經之旨  
自謂吾之贊易述而不論嗚呼通尚然也弗如者其曰  
能乎然考古驗今釋其言而解其義者亦云富矣京房  
丁寬梁丘費直之輩皆博通易道傑然穎出於西都不  
幸其文逸亡其後王弼孔穎達又相繼而顯焉到於今  
而不泯暨於我宋以右文興治教化茂行二百五六十

年之內英才進士名世巨儒日以彙征多本經誼若王程龔耿數公又皆精通於易而得於奧旨也吁繇古逮今明易者不為不衆矣然予於此亦不得無言焉且易之所以為易者不外卦辭爻辭彖辭象辭文言繫辭無而為易皆聖人所作也雖其旨趣意義微奧難明亦不過一說而已易嘗有二哉柰何古今學者類皆索竒求異各持一說歆無同於人以騁一己之學殊異立言紛然不合於理者有之悖於理者有之遂致聖人一經之

意雜然不可考後之學者自是無所據矣且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訟卦九四文言也輔嗣孔氏釋之曰訟既不勝若能反從本理渝變往前爭訟之命即得安居貞吉此一說也若東坡則釋之曰九四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強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即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其正則不失其有二此說不同也至於伊川則釋之曰四以剛陽而居健體無與為敵則訟無由而興故不克訟夫以剛健而不中所

以好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而安正則吉此三說不同也至若耿氏則釋之曰九四不克訟以剛訟柔其義不克而復即九五聽者之命變而安則吉此四說不同也夫一爻之間不踰數句而其意亦不過一而已諸儒釋之各立異見若圓冠方履之不侔聖人作之之意果安在哉由此觀之則餘解之相異可不言而喻矣予嘗求諸儒訓說之文以尋奧義見其彼此角立議論糾紛不歸於一汨於胷中因釋其當於理明於道優於諸

解者萃聚其說為一帙庶可論歸於一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否則將信彼歎將信此歎異時之不一其害豈小哉雖然予學不逮人則為能見衆說是與否也然嘗受教親庭矣故於此不自卑遜而掇取其當者以集之想後之君子得是書以觀之則知予集之之際不妄亂也若夫春秋一經聖人褒善貶惡之書也左氏自為傳而公羊穀梁又各為傳後之學者方知六經並行也唐虞全以學高世刻意春秋乃束三傳獨把遺經豈非厭

傳注之說穿鑿不根有激而云哉夫盧仝盡棄三傳獨以經為宗予求以明經而不敢盡廢其解予之學誠下於仝一等矣然漢劉歆謂學者信口說而背傳說是末師而非往古蓋自秦火以來殘編斷簡幸有存者傳說之功也或者必欲盡廢之而獨探微言則朽折之餘益亦難矣况支離異同之患有甚於朽折乎則是書也其罪我乎其知我乎必有論定者矣不然儒者以六經為法乃累世不能通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理則太史公雖有甚優者孔子嘗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予於是書目曰擇善易解云

成都文類序

天地之秘藏發而為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驗而為文章華藻二者相為頡頏而光明者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緬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都三京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

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竒觀絕景仙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竒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觀矣或曰二京三都以賦而傳使得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由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寮士撫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

益而聞者悉登載而彙輯為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竒類為十一目釐為五十卷益之文滋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略印笱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有巖者乎倘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擊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闕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古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



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  
元五年二月望日

成都志序

成都蜀大都會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隍之名物如  
周大司徒職方氏所掌宜有方志以誌後來異時郡侯  
亦各登載唐白敏中始為成都記五卷本朝趙清獻公  
為成都古今記三十卷相望今數百年陵谷之變已不  
同而物與時偕湮廢增益有未已也後有續記者而會

萃後先各立程度互見重出所聞異全殆凡教書矣擊  
者不復一見而盡或者病焉其來守踰年暇日賓客有  
曰今天下郡國悉有志願以蜀大都會而獨弗備誠缺  
文哉乃命幕僚據拾編次胚胎乎白趙之記而枝葉乎  
續記之書別繁攷定訂其不合而附益其所未備胛分  
彙輯稽攷古志凡山川地域生齒貢賦古今人物上下  
千百載間其因革廢興皆聚此書矣雖然竊於此有感  
為是邦也昔也風土之阜繁民生之富庶考之志可見

已今閭閻無巨室田野無饒民商者多乏絕耕者半轉徙公不能以裕私下不足以供上煨煨然銷膏以火而不自知也可乎哉聖明在上願憂西南日議所以寬民輸蠲估賦培植其元氣而鍼砭其膏肓是志也又將以寬大之詔什一之制而大書特書焉則有俟乎後之作者慶元己未孟秋望日

白雲先生集序

某頃守臨安老兵宿吏犹能記其父祖時事則指凡官

府曰此紹興初季待制所建置者某旋貳地官因闕故牘則又見減免下戶役錢之法則曰此詔季待<sub>制</sub>之建議也某晚學而企瞻前修顧何幸乃獲踵英躅於六十載之後今又再拜三復先生之文是將以仕學使學者咸有取則焉造物之惠某者亦恣矣故嘗論士大夫之學非欲以誇辭藻釣名譽干祿爵取貴富以自華其身必取於有用也汲黯用於直蕭望之用於傳魏徵用於諫劉蕡用於對此真士大夫之學也先生受高廟深知既從

甘泉方論諫十數上朝奏暮黜略不以貶焉而卒於壽  
一時之脉此學也非文也某撫卷太息為之竦然

成都府太守圖像冊序

士大夫非一時毀譽為可信而數十百年以至於愈久愈  
遠其毀譽乃可信也藉文忠公見王元之繪像想其流  
風餘烈願執鞭而不可得此豈一時之譽哉昔也敬其  
人今觀其像而益知所敬者以愈久愈遠而愈信也余  
來成都暇日過清陰館見府尹繪像蓋自漢以來至

於今所謂執鞭欣慕者何可一二數嗚呼是真有可信  
者矣余憲屋壁將壓何以傳遠迺更繪以繪而冊藏之  
隸於司府帑者雖然予將解組而去圖寫正未能就而  
一時毀譽亦未能免譽生於愛毀生于怨譽固益美而  
毀亦余藥石也余烏得而盡知之哉他人烏得而遽信  
之哉數十百年又當有真毀者出焉因記冊首庸以自  
警且告來者

送趙運使赴名序

某聞自昔人有贈言之說而後世君子於論交之間凡道義之契苟有行爲皆得以言贈蓋其情親氣合不得已於此而寓其繾綣不忘之意是道也禮不足而情有餘施之等輩則為勸行之先生長者則為薄是故不可以不審某曰不然文所以宣意而意所以達理耳使文道其意意適其理而無失乎贈言之意則又何禮之拘今都運寶文檢正郎中被天子詔將歸京師與四海赤子興大福利夫豈徒然耶於先生之行也誦古今道盛

德蓋不知几何人而某也介乎其間獨不欲以亡益之辭而塞贈言之責其果何說哉人之言曰先生文章言論貫穿今昔咀華涉源盡得前人道學之要蓋異乎析章句而工文字是知乎先生之學也於贈焉其何知又曰先生義根於心道行於色行不為隨志不務合蓋在昔道義之士不為他奇以求異者是知乎先生之行也於贈也亦何知則又曰先生持使者節幸江城期年矣長善救失靡所不至而收錄成就必自其孤遠者先之

至於勢迫而權取者舉瑟縮不與是知乎先生之公也  
於贈焉亦何知夫是三者於贈之意不足而切切然以  
稱咏為美先生何樂乎此哉然則其將何以告蓋又聞  
之古之聖人立天下之事在乎審而審之道以謀始為  
最始之勿審後將難收越之人有將之楚者必深推其  
故而後發以謂楚之果有利於我也吾然後行不然適  
乎楚而事乃戾焉吾故甘於還越也果能安於楚之害  
而拱乎是故越之人必求其百全之利而後動謀之詳

計之熟則可一去而不復阻推而至於朝廷之上而有  
類乎是者則亦烏可遽為之說哉孟子曰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孟施舍猶持此以固其勇不此之慮而決  
於未必然之策而謂之能行也可乎先生將不辰浹侍  
清問之燕歷天下事而敢言之先生必無憚此也贈言  
之勸以忠而不諛甚也門下士不敢不告

送元直歸毗陵序

甲申年余過常之湖泐居而張子正適在焉子正於余



契家而又同所寓意可朝夕見也然月率一見竟數語即去願徵遂謂不可得余恠而訊諸鄰其鄰曰是公却掃閉門課諸子誦書暮則父子共燈火漏過分砵砵不肯罷他事弗遑恤也而又奚顧賓客者余愧且太息知其子必已奮迅傑立是足為子弟瑞者後數月見子正令子元直與其季琅跽出揖眉宇炯炯然犹卯角有小兒態至問讀書事二子皆交口誦念如聞老師宿儒語者余益知古人摘領髭事要必在二子居亡何子正浮

家旁郡余亦急急西上蓋今八年矣癸巳秋遂見元直於博士梁君家且曰僕以易一經求正於大學博士日課大義一小義二題意三四又道易中旨意皆歷歷中程度自不專作舉子計者又出所自為義一帙筆力縱肆左右馳騁不類後生語余楚然益竒之志其真有志者也自是稍有暇必過元直元直亦遇晚休過翻書相上下語移時往往不及俗事如是亦兩閱月元直今將去是而歸毗陵因袖所知鄉先生序文一卷來曰願君

亦有識也余曰善學者以其所志也學而逝其所未學則志意廣而大有功如川之方至也混混乎晝夜之不舎也源源乎中國之經營也不然吾見其盈科也而防之吾見其激頽也而注之則泄泄乎日放而不留也沚沚乎日流而將窮也夫惟志愈厲而日進業愈進而日精功愈崇而日新不見其停不聞其盈嗚呼元直其有樂乎此也耶其無樂乎此也耶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九

宋 袁說友 撰

題

題梁昭明太子文選

某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某言曰是固此邦闕文也願畧他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某日與池人禱之

神馬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歎猶什四也顧神  
貺昭答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為勝尤公博極  
郡書今親為讎校有補學者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  
者與

題文選雙字

此係本朝蘇公易簡所編也池陽既鈔文選板矣而雙  
字者又文選之精華與法當併棊同置郡學昔韓退之  
謂大翫於詞而與世採掇吾於是書見之學者乘流涉  
源溉根食實則思過半矣

題計次陽教授家傳韻畧

灌園先生以此書付次陽其知子亦異矣今人率有愛  
子之癖至其子已壯且老而溺愛惛惛了不知其賢與  
否也次陽甫四歲灌園已知此書之必傳後四十年而  
僕乃親見之蜀文物之邦也鍾靈孕秀於父子間固多  
矣九齡而與立文今視次陽猶當有其年不可及之歎

題東野集贈任貫道

袁起巖將眠早之檄於句容彌月而獲見邑大夫之壻  
任貫道粹厚練達所語事皆應程度而又願多見古人  
詩溧陽近刊東野集敬受一帙以昌其趣予來日西矣  
他日相逢便當為我輩中賢故人也

題所刊金剛經後

某竊惟諸佛菩薩以慈悲方便教放大光明破暗燭幽  
除煩惱故衆生有歸向心得福多有何況聞此經典書  
寫受持是為第一最上之法為母親某氏目疾纏惱歷

歲甚多乃至藥餌所不能及惟念佛慈廣大覺是衆生  
永清根塵消滌病惱稽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功德莊  
嚴是名真法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如是天眼於恒  
河中照清淨相某同母親某氏發此信心書寫刊誦無  
上甚深經典特用布施願佛以茲勝果起救拔衆生之  
念於燃燈佛前發大慈心為母親某氏去暗釋翳破除  
目障悉得消滅如醉得醒如夢自覺又如日月光明照  
見種種色不驚不怖還一切象皆得成就無邊智慧功

德云

跋

跋御賜江瀆廟碑

慶元五年五月四川制置使臣袁某成都運判臣蒲叔獻各奏言大畧謂蜀成都江瀆祠隋制也江四瀆首而祠實主四蜀故瀆祠為甚重他無與今者水旱疾疫官吏父老禳祀饗祭如謁父母十禱十應編隸萬室恃以亡恐歲月滋久矣迺歲在戊午己未曰雨曰暘一有過

差公與私犇走祠下炷香稽首如不及蓋有廟闕未踰而神具格矣凡以雨禱者七以晴禱者三以雪禱者一朝扣夕答功利及物宏大以行於是謹然曰蜀在西南民甚夥土甚狹豐年猶弗贍旱乾水溢小弗捄則饑餓於土地狼顧且無策今瀆神天地其施而赤子其民求者得祈者遂戊午中熟己未上熟仰父俯子是佚是帖盍思有以報神者乎臣某臣叔獻謹按律令列其狀以聞丐賜旌異以慰滿衆願者九月十七日有詔其賜御



鄉珍奮命帥臣袁某謁款以謝臣某敬涓吉日奉上旨  
具牲幣板祝庸告於神退而乃言曰神與人相依而行  
也神不人不靈人不神不寧神之惠人曰信人之事神  
曰誠夫應答如響此信也至誠感神此誠也信以響誠  
誠以格信故曰神人以和唐虞盛治不在茲乎恭惟本  
朝嚴奉瀆祠垂三百禩藝祖皇帝宏建廟宮列聖相承  
遵行祀典妥靈斂福敷錫坤輿皇帝陛下體祖宗之誠  
心來明神之信助歲頒祝冊親灑御題飭諭守臣寅歲  
禩祀神答王休享以一信帝格神貺接以一誠蜀之民  
其衣食於吾君吾神者本之誠信焉蓋將與天地日月  
常存而不已也臣某不佞身逢德馨之賜敢誦顛末刊  
載泐石置諸朝廷內以侈聖主純一之誠外以敷神明  
孚佑之信遠以慰四蜀萬人之請小臣不勝惓惓

跋臨安府獄空獎諭詔碑

維紹熙三年十一月乙未臣所治府圜空按故事騰章  
以聞丁酉有詔賜臣某臣跼蹐抃舞懼不足祇承休命

竊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其垂則遠矣乾道辛卯陛下以儲君領尹事閱七月獄以空告親序璽書著在樂石大哉王言以崇教勵俗為端以德善愛利為具而方畧鈎距武健果敢如趙張三王者駁乎無足議為也仰惟明謨大訓昭示罔極臣知所先後矣惟臣無狀蒙上推擇使得奏薄技於輦轂下伏自念負此隆寄怵惕以思罔敢有一逸豫進而親聆丁寧之旨退而躬誦琬琰之章謨訓昭然所以惠詔後之守臣不止臣一人而已繼

自今首善之地使民知嚮方凜凜乎興道遷義無復抵冒獄犴而桁楊蔽纏棄置弗用實陛下昔之謨訓基焉臣恭拜褒綸震悸無措不勝小臣惓惓歸美之思用敢伐石刊載垂億萬斯年謹昧死識歲月附見於下方云

跋街賜書漢文翁龔遂故事

臣某言臣誠不佞屬者待罪民曹蒙陛下過聽因其自請俾及外庸迺慶元二年九月戊子詔以華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命臣某臣控辭弗獲十

一月丙子即引道甫出修門有旨賜臣御書漢臣故事  
二為寶軸一臣兢懼祇愁東望再拜以敬受非常大賜  
伏自惟念臣以佔畢一介遭逢聖時遂叨器使歲在壬  
子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親擢典尹京邑皇帝陛下潛龍  
朱邸臣得以近比數拜清光匪惟進之而彈壓微勞每  
垂天獎臣已不啻千載一遇矣繼叨從列身逢陛下揖  
遜御極繼天作子臣與昆蟲草木均被臨照時朝家事  
實繁費且重臣以謏薄繆尸計籍取予亡術揀過日不

暇其何敢冀幸寵榮陛下既弗加誅正貳卿攝常伯金  
華玉牒咸得庀職焉天地施生萬物無報然臣分量有  
限牽位實慚乃涓吉懷章籲天再請洊膺明詔未拜俞  
音越兩月坤維謀帥首以屬臣顧以一縷繫千鈞誠自  
量不足以勝隆委微臣惟恐隕越於下至於媯閣新班  
兼金寶帶頒珍禁籞湛恩龐洪前所未見逮臣首塗之  
始宸翰特書漢文翁龔遂二事賜臣為萬里闌外寵又  
將昭偉而風厲之仰惟雲章在天震耀螻螻照回下飾

端自臣始竊惟在昔守帥必有教化有政事故能導上德意惠安民人文翁治蜀首以教化美人心龔遂治渤海一以政事靖時變迹異功齊後世嘉仰今臣愚不學既不能希文翁之化而甚亡具又不能望龔遂之政奎文頌賁大懼亡以稱塞仰惟神宗皇帝命李師中守秦州賜御書班超傳於道中高宗皇帝御書趙充國傳宰臣乞賜諸州守臣載在青史為萬世盛事臣猥瑣齷齪乃得盡護西蜀是不特一郡國之寄而陛下翰墨輝煌

風雷鼓舞所以昭示臣子者實上契祖宗垂謨顯訓之意以今視古臣抑有光焉繼自今犬馬服勞思効尺寸牧民馭衆而各安無事繭絲保障而知所決擇於以仰寬西顧之憂此臣之願也非曰臣能之也用敢敬奉寶畫勒諸琬琰護置於成都之正廳使六十州吏戴雲漢之天麗日月之照億萬斯年相與激昂砥礪以對揚明天子休命云

再跋

後三年自蜀召為吏部尚書不三月奉祠時慶元六載也明年起帥越是年冬復入為吏部尚書陞對之日王音猶記往者帥臨安屢進見於朱邸粵自紹興癸丑歲光宗擢為從官至是已九載同列中獨為老臣聖上念先朝簪履之舊繁使最多將滿歲乃得備位右府凡五月參預國政又七月遂歸田里蓋嘉泰三年矣方聖上踐位再歲間得與諸君子咸在禁索可謂遭時甚矣越明年連上章請外由是在蜀四載在越一載中更奉祠

其兩長銓部總十有一月東西二府亦通及一載此十年中雖在朝之日少而自知僥踰且疲懦不能應時用也既歸矣聖上不忍終棄一命以潤再命以潭三命以洪尚勤簡記俾殫幹方然度時量力勉強實難竟無從更宣力四方以畢其所未盡先是表疏祈解政機嘗曰視其凡庸則不能輔聖明以成必至之效觀其疾疢則不能持悠久以圖將來之功此其辭可以逆意矣今獲安家食荷戴君恩雖宸翰已勒石植於成都府廨懼即



沒於地敬用重刻以永榮耀於家輒併敘晚歲出處大槩云嘉泰四年冬十月晦日臣說友頓首謹書

跋鄧文簡公諫伐燕雲奏

讀文簡公諫伐燕雲之奏慨念國運之興衰版輿之離合蓋流涕痛哭而有不忍言者嗚呼悲夫自古忠臣諫士其憂深慮遠言弗見聽而乃得名於事定之日此忠臣諫士之幸非國之福也使漢高聽婁敬之言唐太宗納魏徵之諫則平城七日之圍不能成功之悔豈復為

漢唐羞也敬有封侯之賞而徵有仆碑之事此豈二公所願耶文簡公之疏奏墨未乾而中原之禍已潰裂四出今七十餘年未聞強人意者此又文簡公之甚不幸然公豈欲吾子孫懷忠追遠於數十載之後以傷今思古哉則又文簡公之尤不幸者也嗚呼悲夫

跋張季長同年所藏司馬溫公通鑑漢元年藁予嘗與師友論通鑑漢高祖元年十月下不書五星聚東井之文此正溫公明漢史附會之失也魏高允謂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旦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因之以驗其言則五星乃前三月聚東并非十月也是時高祖未入關不足為興王之符史臣傳會明矣唐武德初二星聚於奎亦以為唐興之應然是時唐已革隋其應後時矣天寶大厯間或五星聚於尾箕或再出於東方皆青齊之分然是時乃有安史朱泚懷恩之變謂星為唐而聚耶非也史臣侈瑞以同傳會前後一律也故曰盡信書

不如無書去歲侍講金華當時講官誦通鑑至漢高祖元年事予亦嘗推明此說茲來成都同年張季長示以溫公所修通鑑藁則高祖元年藁也舊史五星聚東井蓋為異事而溫公獨削之弗錄是蓋春秋筆也豈後世臣所能萬一哉人之觀通鑑者當自識之

跋王順伯郎中定武本蘭亭修禊序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為先君道定武修禊序列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謂初得刻於定之殺狐林後置

郡解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蓋先後已二刻居無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刊二本耳非舊物也然好事者稽究源流次第真屬各据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劉本之說謂薛所得殺狐林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劉一二筆私以為記又有取况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

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余獨信薛者蓋其家所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它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劉本取况之說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計較毫釐疑似之間余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於順伯云

跋汪季路太博定武本蘭亭修禊序

頃歲有薛氏子為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所書畧同去春余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之真謬雖相去毫釐而人若具眼力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見知為至寶物也蓋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

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絃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它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自然皴動如輕煙籠染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又不可偽為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袖博雅定武古本偶未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殊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

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跋唐人臨晉人帖

俗子贗作虞伯施題於後反為此帖之累當剔去之尤伯長父子之言信矣予謂併其後八字亦宜斥去不然豈當使此人寄俗子籬下耶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公帖云平生進退之節準擬措置全在此時嗚呼其嚴哉東坡謂公見幾禍福之先脫履塵垢之外學者於此帖亦可以窺見萬一也

跋蘇文忠公帖

四帖皆先生早年字其法蓋自二王如跋語帖雜之二王而無辨先生嘗和鮮于詩云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今又進其文於屈宋之列前輩成就學士大夫類如此嗟乎今不復見也

跋蘇文忠公帖

字愈小愈難愈小而體法俱備此尤難者也坡字散在



人間固多矣未嘗見小字精妙如此帖者蓋不盈毫忽而八法之體皆具鍾王帖中所無也臨安三茅觀有褚遂良書陰符經真蹟字極小而精絕與坡帖甚相似皆一世奇寶也

跋清溪帖

池陽自唐杜牧之賦弄水亭詩本朝東坡先生賦青溪詞而亭與溪之名遂大聞於世其風月變態草木呈露山川秀遠之狀二公詩詞盡之矣茲不敢復云淳熙已

亥某來為郡迺即故址為亭巋然伐石作記稍還舊觀暇日登亭誦詩對溪歌詞恨九原之不可作也元豐間苻離使君張公翊嘗以青溪之景命良筆圖之攜至京師東坡首為賦詞又囑秦少游書牧之弄水亭詩於圖後於是一時名公篇什序跋殆八十餘人文與名而並傳景以人而俱重翰墨璀璨溢於編帙後世誦之者如生乎其時而身見之誠池陽之盛事也某既得其帖於張使君凡歲月先後悉仍其舊不復差次迺刻寘亭上

俾日對溪山款致風月復忘不避輒繼牧之韻以道立  
亭思古意云

跋米元章大字多景樓帖

淳熙壬寅十二月汪伯時自衛歸衢道由錫山泊舟梁  
溪之下攜賓客訪陸泉樽酒貳簋泉酌薄暮倚春松臨  
清流為九曲流盃之製賓主交罰已能免者俄焉明月  
在天松影墮地泉落流散循除自鳴主人不勸而客不  
飲余醉卧亂石勺飲已不可進伯時撼余曰君毋醉吾

有醒具矣遂出多景樓帖余讀之醒然如對偉丈夫如  
觀萬濤奔崩又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軒然大呼索酒三  
酌有飲必酌客有善飲者為之辟易夜既半踏月歸步  
山行如晝余獨愀然

跋米公法帖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信哉頃見章申公家所刊東坡自  
海外歸毗陵六月帖方以建中靖國改元之意為當時  
賀甫旬日而公亡矣使天假之年所謂如有用我者吾

其為東周乎

跋米元章帖

此帖為米代人書者今留汪氏嗟夫物之遷徙豈獨此哉觀此令人百念灰冷

跋蔡君謨書柳子厚詩大字

君謨大字真蹟流落人間者僅見此爾聞公之曾孫文昌公嘗見之自謂家藏未有也豈伯時嗜古至到造物固私畀之不容以異姓為後耶

跋司馬溫公帖

元祐初元六月范忠宣同知密院溫公以是年九月薨於位今觀答忠宣賀朝謝帖蓋公已得疾卧家時所書幾絕筆也嗚呼哀哉公以誠一格天宗主斯道既相累月而德在生民勲藏盟府扶持憑藉後世賴焉方忠宣公自環慶來朝上問備禦西戎之策忠宣請罷兵棄地以靖邊壘諸公會議未決忠宣甫入樞府亟申前議邊人賴以弗恐所謂今日朝謝中外同慶是亦有見於此

矣嗚呼公方病日無聊而休戚於國事其惓惓如此余三復斯帖竟日為之流涕

跋蘇子美寶奎頌帖

觀寶奎頌帖使人襟度飄然如排閭闔而上蓬萊也潤色皇猷黼黻王度非斯人其誰嗚呼惜哉

跋韓忠獻魏王帖

前輩書尺語簡而情有餘後世道不情語至一帖累數百言猶恨不足是真可鄙也忠獻王與曾宣靖同相趙

康靖歐陽文忠皆參預凡議政令王必曰問集賢議典故必曰問東廳議文學必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王自決之矣人謂真得宰相體後一帖蓋王與趙康靖者語雖不多而繾綣懷舊溢於意表至謂永禪聖治則猶未忘前日東廳咨謀之意也前輩心在王室其於書詞豈直為問訊而已可不敬哉

跋李北海帖

李北海七十字若草草不經意而法度咸陳毫釐必具

好事者蓄前代名帖往往僅得墨本方訂正優劣不勝異同嗚呼是未見真者爾何紛紛墨本為也

跋山谷先生茶詞帖

後山詩云當年闕里與論詩晚歲河山斷夢思妙手不為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時山谷方自戒徒黥後山蓋為當時人物惜也余三復此帖為之愀然

跋李西臺臨魏晉帖

唐人臨書多用粉蠟紙薄紙或冷金硬黃是直欲真相似者西臺帖獨用厚牋摹榻筆勢迅速意足而迹弗拘此尤不可及不然有若似孔子豈真似孔子者耶

跋范石湖草書詩帖

右石湖先生翰墨也紹熙癸丑某將指肅客事已道由吳門見公於壽櫟堂飲食教誨載辱竟日某因出道間詩編呈似公不鄙焉而覽之既又伸楮和墨取四絕作草聖頃刻即就公曰予屬和未暇書此以當和篇耳蛟龍驤騰蜿蜒起伏筆端變態不可窮盡視杜祁公蘇滄



浪黃太史之筆誠兼有之又六年某繆制蜀閩繼公於十九年之後流風善政殆不止於猶存也仰企前規如在左右慨念疇昔洒翰之寵何可自秘敬鐫樂石留置郡齋庶幾夫古人挂劍之義且以慰蜀民愛棠之思云因挈大軸命小史展卷簷前月華下照字畫交映三復未竟已聞家僮鼻息雷鳴矣嗚呼所謂得之心而寓之酒者豈獨山水之樂哉翼日因書其事於帖

跋余襄公平蠻帖

慶歷間元昊納誓請和契丹以兵臨境上言為中國討賊襄公獨曰中國厭兵契丹所幸也故用此撓我耳朝廷命公往報公馳騎出關見敵於帳中從容辨析往復數十卒屈其議遂得其要領以還嗚呼子儀單騎見敵不足道也其精神折衝如此平蠻一事真牛刀割雞哉三復勁畫懦者增氣慶元二年九月晦日建安袁某謹書

跋沈正言放蝮蛭帖

隆興二年九月旦日與客會於妻叔知錄惠公之家拜

觀正言沈公放蝸蟬帖而侍郎周公亦嘗記夢於後客有言曰同一法界而無物我心者實於此見之二公真仁人也某曰不然君子之於仁貴乎不自狹也而不自狹蓋自能推始愈推而愈有餘是之謂仁今正言沈公再世歷臺諫造膝之餘皆不虛發民之及公姓氏者率以手加額也侍郎周公歷更三院章奏百上非興利除害不言也四海赤子遂以得所此二公之仁善推至此豈可獨以放一鱗介之物與得一恍惚之夢而觀之哉

異時左右聖君變調元化使萬物各正其命則其功德又不止於帖中語也某雖甚愚尚致力於不殺之戒而他日涖官行法敢不以二公為師以庶幾仁之不狹者

跋范季海摹范侍讀留題趙州諸石刻帖

癸卯間在錫山與新澧州使君范邦定邂逅相遇邦定以侍讀公之適孫也屢出侍讀在資善堂所得阜陵舊學時奎畫及公自書數帖君臣之遇合豈一言一見之頃哉後十五年今復見公留題善本且聞阜陵蓋嘗宣

取而賜覽焉唐太宗得魏徵身後一紙書而記之於笏  
殆不足道也雖然季海萬里使敵方驅馳鞍馬間一見  
此刻下馬瞬息急脫墨本以歸非敏且勇誰能辦此漢  
陳湯出西域所過城邑山川必常登望其志遠且大矣  
卒之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單于懸於藁街為漢雋功  
今季海足馬敵廷能於登望俄頃中遇事敏且勇如此  
使得萬人而往則威震百蠻當不在陳湯下尚他日見  
之

跋默堂先生帖

東坡先生道由廣德薛昂以郡文學見昂自以年少氣  
銳與坡論滋久遂及新學推尊其說累數千言不停口  
坡縱其喋喋無語及之昂語竟坡徐曰教授後生然成  
敗政不在今日也今觀默堂先生帖其論王氏之學憂  
深思遠而獨要終一以歸於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  
華戎之變其流毒餘孽至今未泯者此豈區區學者欲  
以一時之說事科目中程度可得而是非之哉自昔志

士仁人為天下國家慮者不憂其變而憂其窮不計其近而計其遠夫倚道以徇利其端倪之發必有以柔悅夫人之心然自其學之一窮而變之極於既遠則乘其禍者乃至於君臣猶不能以相保此坡所謂成敗不在今日而先生亦曰誰實兆之天下之患其機如此也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卹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至今數十載其憑藉扶持生民陰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跋趙監簿帖

本朝文治之盛教養所漸疏昵為一慶歷置睦親宅兩教授又課經典文辭二百年間本支蕃衍秀穎層出至不幸多事而懷忠挺節者又凜如也吁有以哉今觀監簿之帖足以驗慶歷所以詒謀之意矣

跋昭明文集

池陽郡齋既刻文選與雙字二書於以示敬事昭明之

意今又得昭明文集五卷而并刊焉所以事神者至矣夫神與人相依而行也吏既惟神之恭神必惟吏之相則神血食吏祿食斯兩無愧

跋李允蹈思故山賦

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三代盛世事也漢始以科目取士今相望幾三千年不復有所謂英豪俊傑士矣士所抱負者大而使拘繫於文字繩墨之內豈復有英銳氣哉科目得人其最可稱者不過公孫晁董

耳渥洼汗血之駿而束以羈韁顧其志豈甘此耶彼既不足以得天下士而上之人又諉曰有科目嗚呼此允蹈所以思故山而賦歸也雖然東坡先生謂東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癯仙此又允蹈家舊事其母曰憂心怍怍涕滂兮而自困抑哉癸卯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元邁集句詩帖

和六材以為弓繪五色以為服組織縷結而錦繡具長短十九而笙簧成數者皆天下之至巧况於粹古人之



美句聯事比律以為詩哉若元邁者亦甚巧且博矣夫其詠異事其人異時其出異手而元邁方裂而取之如即一事混而成之如同一時比而聲之如出一手信乎其為文也老蘇謂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尺寸而割之錯而組之以為服則綈繪之不若此元邁所自疑者僕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觀所集暮遊江村詩政使八君子者自為之其自然成文恐不過是亦何惡於割與錯哉雖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汨汨雖一日

千里無難此又文之出於我而不可禦者則僕猶有望於元邁云

又跋餞仲甄舊詩

仲甄國博頃予在學省為同舍即今二十七年嗟乎仲甄為古人久矣予來帥蜀閱三年而仲甄之子大雅相過且出昔所餞仲甄歸蜀之詩懷賢念舊不覺泣然前輩故舊子孫深所屬意予雖不能如西門思恭以師友教導鄭亞之子然仲甄有子克自植立它日必能振起

門戶尚刮目見之

跋惠齋草書千字文

自昔學士大夫以翰墨稱者固不乏人而閨闈之間能擅其美者自晉宋至今僅一二數也唐仙女吳彩鸞工小楷一日夜書廣韻一部得之者售金可一兩亦以罕得為寶爾惠齋未笄已落筆數百紙散在人間今又存二十年矣草書千文特其一也真衛夫人之亞吳彩鸞其惠齋之細也耶子由遣示千文因著數語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二十

宋 袁說友 撰

辯

張良辯

或曰張良之欲歐老人似無先見者余曰不然作張良辯

班固記張良取履事余謂良之識老人政於其識高祖皆其平生遠識洞見賢否精神之妙在此二事至其謂

良初見老人命以取履怒欲歐之且曰為其老迺彊下取履余獨未解料物纖悉必中如燭照龜卜動與神契烏有神異如黃石老而謂良一見不能深識乃懷欲歐之心乎且其相期平旦之言而良之往再三畧無厭斁憚煩之心使良不有所見已知老人非庸常士其心足以照知而測識誰肯一就其約束而不拒又至於再至於三而猶拳拳信慕堅忍不拔以如其約哉度之人情一往不就或勉而再再而弗與則未有不委而去者矣

今良勤劬堅確油然而就之不憚再三而與之會此非胸中洞見老人之異必不至是而班固乃謂其初欲歐之以其老而下取烏有卒然相遇命以僕妾之役肯徒以區區之老而為之屈哉必不爾也漢高與蕭曹起於豐沛所與成帝業者良平韓彭耳韓信因蕭何之薦而陳平彭越輩皆自楚往彼三人者其歸高祖皆非有先知之見而良獨起於草野方懷景駒之見而道遇高祖亡介紹非雅素一見相得欣然從之至有沛公天授之

嘆此其先知遠識洞見物表豈韓彭陳平之所以遇高祖者哉以其知高祖者而考之圯上之事則良之知人大抵如此而班固乃載以欲歐之說信斯言也則良之取履就約皆幸遇耳而何預乎先知之識哉余故曰史氏一時記事臆度之言良意不出此也

張釋之辯

或曰張釋之能以仁恕導其君者余曰不然作張釋之辯

人臣進言於其君雖品目端緒之不同要以近厚為主蓋人心莫不易於薄而難於厚是故從厚而入於薄者易從薄而入於厚者難入於厚者雖未至於厚而終必至焉入於薄者一至於薄而不復變矣况夫人主之刑罰其可導而至薄哉張釋之奏寬犯蹕之誅其謂法者天下所與天下所共也其言寬厚彊毅執此與臯陶之寧失不經呂命之惟敬五刑何異至謂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嗚呼此言一出天下豈不為寒心哉夫天子

之與有司若名號則殊而緣情定法之意則一天子立是法以付有司有司守是法以正天下故天子無私法有司無私刑然後上下齊一而刑罰以正今而曰上使使誅之則已則是導天子以縱殺而不必有司之訊凡有干於天子者將疾誅亟戮必以快意為事而有司可以一切不問是天子之殺人無適而不可便宜也且夫有司之設正以斂人主自縱之心守天下一定之法今使之可以自便雖朝殺一人暮戮十人不復求證於有司矣而可乎吾於此不尤釋之而幸文帝也文帝天資仁厚豈肯銳於殺人哉不然以是而告武帝焉吾恐天下重足而立也嗚呼一言而為智一言而為不智其釋之之謂歟

公孫宏辯

或曰公孫宏願不用卜式知人者余曰不然  
作公孫宏辯

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



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式何故冤使者曰苟子何故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公孫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嗚呼公孫宏其以妾婦之道事其君也觀宏立朝大概顯然盡在史冊固不必枚舉而後見然獨惡其以下式為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愚以春秋誅意之法

繩之則妾婦之說信矣方宏之事武帝其矯偽足以欺世而愚俗而獨不能以誣汲黯蓋天下之理惟正足以識邪惟誠足以照偽彼其見詰於汲黯略不少恕凡宏一言之發一事之舉黯即譙責皆遡其心之所未形見者旁詰而曲數之故宏曾無一日少自縱肆往往費辭曲說僅足以為臨時解分之計其眡黯輩恨不斥去也而卜式輸財之奏雖未可以為美事然觀其答使者反覆之言與其牧羊如治民之語其忠純質直守道循理

不徇情勢是蓋汲黯之似者而宏心固逆知之彼謂使式一日居於朝廷則又復一汲黯矣一黯且不能制而乃附益之吾其危哉宏意出此故曰願陛下勿許則其懷疑猜忌之意所以刺刺於中者為何如且式後即為郎凡因時諷諫以死請行指鹽鐵之為難謂舟車之可罷此豈宏輩所可企萬分一者而曰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嗚呼剛明英武如漢武且不足以燭姦人之計信乎君子難進而易退者也

王尊辯

或曰王尊之於衡譚責人無已者也余曰不然作王尊辯

元帝崩成帝初即位石顯之徒為中太僕不復典權匡衡張譚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位三公知顯等專權擅勢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皆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同上失大臣體成帝及下御史劾奏尊不敬左遷為高陵令新室之變其來漸矣夷考元

成以來羣姦竊柄訖不能禁由王尊以劾匡衡張譚而  
斥然後小人不復忌憚嗚呼人主聽言之際豈可無遠  
慮哉當元帝時石顯擅勢專權大作威福漢廷公卿自  
蕭望之既死皆俛首下心無一人敢竊議者成帝嗣位  
而衡譚僅以區區之奏乘石顯失權之後欲以誅鋤舊  
惡蓋幾於縛死虎者偉哉王尊之言乎尊意以為衡譚  
為三公親目石顯竊權釁禍勢軋人主不能劾治於方  
彊之日而徒伺其既敗然後一言其於尊朝廷斥姦回

蓋已晚矣夫藥不能生死也病未劇而得之則無死之  
道士不能止土崩也國未殆而得之則無亡之理尊之  
言其亦恨夫既劇殆而後慮哉成帝於此政當納王尊  
之說正阿附之罪誅石顯罷衡譚使天下知侮權竊柄  
如石顯者為無所不容而畏避全身如衡譚者亦不能  
免然後亟用王尊以信其說庶使小人一日得志必能  
懷危慮患無復敢有竊弄之意而成帝慮不出此乃曰  
王尊推辱公卿輕薄國家斥去而不復顧反復優褒衡

譚畧不謹問自是而後則凡小人方張之日誰復肯以  
衡譚失時之戒以求所以亟治之者訖於哀平漢室浸  
弱權倖滋熾以至鳳莽其孽盤固坐攘漢璽如取懷抱  
豈不痛哉然則人主聽言之間要當辯邪正權重輕而  
慮夫遠者久者其毋計目睫之利害而輕示之機哉

漢儒辯

或曰漢儒五經之學有功於聖人大矣余曰  
不然作漢儒辯

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聖人之經以秦火而亡以漢儒而雜亡之害在書而雜  
之害在道書亡而道固存道雜而聖人之意泯矣故亡  
之害小而雜之害大嗚呼理存而一說具初不欲天下  
後世曰是經之有是言也某人以為如此而某人以為  
如彼今人以為此說而後人以為彼說也亦何嘗一言

而有二理一理而有二說哉而漢儒以專門名家以師說分授人自為師家自為學矜私意以為書逞臆決以立說且易一也既有田何京房之學又有施孟梁邱之學復有張彭之學書一也既有歐陽氏之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復有孔許之學至於詩禮春秋其言某氏某氏之學不一聖人作經以一說具一理一理之外了無歧論豈某曰如此而某曰復如彼哉今而曰某氏之學是一說也則又曰此某氏之學是又有一說也故飭易

文者指箕子之明夷為萬世芬滋之說而或者又曰非古法通書傳者釋若稽古至有三萬餘言而或者又譏其太過人各是非互相詆訾索新誇竒以自表立迄使天下後世智者慢其說而焚以臆見鑿者勝其說而附以竒論蔽者守其說而膠於要旨其至一經而有十家之訓一訓而有異同之說傳者之學以千百計紛紛籍籍孰知統紀皆漢儒有以基之蓋如適乎荆榛之塗旁斜曲直縱其所向而不知悟則其去通都大邑愈遠矣



然則漢儒專門立學之弊其為濫觴何如哉班固贊曰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嗚呼漢儒之學大畧可見矣

說

易說

乾元坤元元者何大也欲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  
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  
形容而聖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

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  
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在在皆  
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為大也  
先儒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  
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二五之中所以為乾元坤元之大  
也乾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謂九二也又曰君德也以  
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為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  
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為見龍自五言之則為飛龍

飛龍之中即見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  
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  
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方大以  
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  
二五自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  
之餘卦皆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當屯  
之時不敢苟合寧舒徐以要諸久不可大有為寧收斂  
而嗇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  
之道其周公遭際之變乎六五童蒙之君賴剛中之臣  
乃濟其成王之謂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  
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需九二曰衍在中衍  
之一字妙矣哉處需之時苟不能寬綽厥心以俟天命  
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寬衍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  
裕也九五一無所為需於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時  
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時當然  
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已也九二

之不克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  
枉直惟其中正是以元吉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  
無往而不在其可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為卦  
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曰在師中吉六五為  
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復以弟子  
分其權則失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  
時無阿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之本  
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  
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屯至比或上體  
或下體皆有坎焉履險而不失其道尤足以驗中之可  
以通行而無礙也至小畜則免夫險九二牽復在中亦  
不自失中我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  
宜九五有孚于衆陽以中正而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  
能使九二得牽攀而復于上蓋不止于獨善而已履之  
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五履  
帝位之尊剛中在上尤為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

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為乾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中以為天下準為萬世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與賢與子皆中也揖讓征伐皆中也誅管蔡封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簞瓢皆中也父師則去為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為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也至于拘儒則又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亂所以日多而治日少者無他故焉不壞于執一之拘儒則壞于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又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未畫安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安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

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名之曰太極何耶名為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甚矣人之難悟也

吳魯字子唯說

吳氏子求名於袁起巖乃名以魯而以子唯字焉何哉吳氏子好學之念有餘而勇於進如馳駿馬欲一蹴而至康莊者嗟乎子不見夫赤子之心乎毋機心毋銳志而良知良能融造化而含萬理也子其挫銳而魯全其天而達其人則一唯之發口耳弗喪是足以進於學矣吳氏子亦唯而退

陳咳字退翁說

陳氏之子名咳而求字於袁某曰咳聞之咳者該之異辭也釋之韻者而以兼為言則咳與該也其辭異而旨同也君盍有以字之某曰子固知夫咳之為兼也其亦



知夫兼之為說乎聖人畫卦以其兼山也而以艮言艮者止也故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兼天下之善推而用之則出位而思也庸何病而卦也象也皆以止言兼可恃乎自夫子之門其弟子薰陶漸漬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而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有也實也能也多也豈不曰兼人哉乃以謙居遜處而無以兼為者故曰以退為進雖以子路之勇聖人亦以其兼人故退之顏子以退而處一己之兼子路以兼而樂聖人之退則兼山之艮聖人與羣弟子蓋於是焉洗心哉子宜以兼退為進而以退翁字焉則道愈損而愈明已愈克而愈誠不溢於盈不矜於成將使源泉混混而莫見夫終窮之形其兼也孰禦焉眩乎其毋以名浮也

贊

溫室百瑞圖贊

維魏奄有九有之師上稽畢昴遠追夏虞相

其陰陽土中宅都廼命工正乃括知愚爰築爰建外郭內區後庭永巷小寢之餘越有溫室是紆是徐儀形宇宙聖哲之軀參以百瑞丹青是攄間以藻詠述其規模躋矣夫蓋未有不歎天地之眷命若斯之盛者也越自三才之肇判曠宇宙之遙邈中啟聖明之運昉於河洛之祥著為圖書之盛四靈間興萬祥迭臻是蓋有瑞志之不能盡錄山經之弗克備

載者也今而畢括具詳廣羅備蒐上而景慶之燦曜下而麟鳳之竒偉凡百有象獻其非常之符蓋無一不在焉如是則上自皇德之興中由帝道之備王仁霸畧之所雜出者元康章和之所還至者罔不畢具焉皇乎哉亦以總古今之昭監答乾坤之良澤也歟夫後宮燕息之所而不忘造化之應也乃如此殆無逸之遺意流風也歟圖必有贊贊曰

維魏作都畢昴之區乃命攸司乃括智愚興築茲邑實繁有徒乃建大寢四方無逋後至永巷小寢以餘乃有溫室乃燕乃居包括宇宙聖賢是圖爰及百端厥類不孤有河之馬有洛之書由斯以降受命之符上際窮象景慶有敷下逮寰宇麟鳳之殊厯草煒煒三秀扶疎丹魚生沼皓獸在塗澤馬于阜三趾則烏象其髣髴錄其體膚寫以丹青乃形乃模燕息之室監戒所須無逸遺意不亟而孚用保其盈用儆無虞維魏有作烏可厚誣獨於閒暇情意所除昭此衆祥戒其闊迂俾之不荒如響應桴樂為歆贊監之在無

辛卯歲記顏贊

子之蒙不可擊何勇於升堂而伏几子之文不可訓何樂於染翰而操觚嶽嶻難合而欲一天下於論議之頃酸寒陋甚而欲展四體於功名之涂子方嫉人之弗競人亦笑子之甚迂嗟夫辰之速兮隙之駒道之難兮齊之竿母紛紛乎多事袖手板兮歸與縱良田之無有而

四海多山林之樂豈不能自老於臞儒者乎

丙辰歲記顏贊

汝少而學汝長而儒及其仕也天下皆智汝獨拙天下皆敏而汝獨迂今頽齡之既晚頭白髮而已居吾即汝貌吾觀汝軀盍歸乎問松菊之舊廬盍老焉為山澤之癯則汝之求於造物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林晞仲記顏贊

學以裨其身名以實其稱而成也不副其學位也弗齊其名儒則甚癯氣焉絕清有壽之行而又有壽之形此莊子所謂且予求無所可用故能其天齡也

行狀

魏安人胡氏行狀

淳熙十年六月二十日故泉使魏公之夫人濡須胡氏終於平江寓居之正寢將終呼二子炎揆告之曰生死命也我涉世六十八年介婦于魏者四十五年父母舅姑皆落落寒素無甚如意者患難寔乏我所諳飽自眠

閨閫之事或無一愧者今我死矣我之甥袁某幼自力學在諸甥間以從學多往來舅家舅所望者汝欲狀吾實其屬諸某乎夫人既終又三月炎揆書來誦夫人之語某慟而失聲則曰不幸不能視夫人易簀廼及死而不忘我嗚呼吾將何以報遂歎以受命夫人諱慧覺字悟貞世居無為故黃州別駕朝散胡公贊之長女失恃於祿襁甫四歲已能思念母愛嘗見他兒戲母側者輒泣下有訊者則曰我何以無母子之樂耶見者為戚戚

自幼而老凡資冥福思報母恩者亡一朝忘去紹興初淮饒於盜民弗寧止會有迫於境者適別駕公獨留寧國官居子幼未解事親戚束手相顧無有出計者夫人猶在室毅然曰不使我父惟家之憂以廢官事此吾兄弟姊妹之責也廼以義糾鄰族擇村落可辟地者弛擔以就且曰吾一身不足恤吾父與族何可忽也相期以同生死遂亡一人敢戾約胡族因以奠枕至今德之別駕公用是偏愛擇所宜歸者而歸泉使公夫人入門接



上下以誠愛一毫髮事不敢專己意曰是曾奉吾姑命否也夫人之歸太夫人年已高泉使公事毋孝悉以太夫人飲食起居事屬夫人夫人曰家事無大於此也奉迎供養肅謹誠至凜如一日泉使公不治生事留選調三十年居閑之日什八間得俸亦不滿萬錢夫人與泉使公約曰所入如此當先足所以奉吾養者徃徃夫婦不敢肉食夫人日出簪服質買以裨太夫人飲食衣服者有一不憚意夫人終日弗寧止稍無他即釋然慰滿

太夫人以八十頗親藥裹夫人躬修製嘗滋味而後進嘗曰八十之老有疾痛豈可驟求之醫而服嘗試之藥哉凡藥自醫來者先嘗廼肯用太夫人壽考康寧既歿亡憾者夫人之孝炳如也泉使公讀書四十年既不得志場屋炎拱甫長夫人曰二子當求以酬父志者泉使公多怵怵官事少暇日獨夫人訓飭二子甚力寢食必戒曰家事我尸之家費我度之汝毋得誰何其間聞師之良者雖甚費不惜晝飲食夜燈火經紀使有餘故二

子得殫志於學日進不已也越明年二子聯薦由監泉使公時官中都朝士謹曰魏氏有子矣又一年揆入太學月書累占上游復以魁薦今籍內舍炎再舉於闈漕兄弟間頡頏行輩科級皆他日餘事夫人教子之驗其章章如此泉使公薨夫人携二子歸寓於平江益戒二子不出門戶於進修事尤加意嘗曰吾老矣如吾所事者吾所抑者今皆亡吾今復何為哉則盡却家務細與大不經意翻譯內典多所觸解自壯歲已不受組飾一

物一念不以介介於懷亦寡笑語所遇淡如不復動休戚意先是歲旦家庭間致賀意夫人曰我又增一歲然我年來得佛趣世故物態心已超脫覺此生已如朝露矣二子諸孫聞斯言敢窮夫人意向越一月夫人曰我欲見親戚於旁郡二子不敢逆具舟權侍行抵錫山某適留外舍得拜夫人膝前時精神彊悍氣貌寬和勝異時自錫山過陽羨留甥吳濠州家半月而後歸蓋夫人性天內覺智慧益明若有所信受而知夫死生變化者

歲旦之言旁郡之後則有以也十月忽得心脾疾起居亦無他苦一旦屏粥食遠藥餌二子朝夕奉藥食以進夫人視之淡如無意於瘡也二十日將晡呼兒孫告之曰無重憂惱物物有數不可留也一語不及家事而逝炎揆將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祔於泉使公之塋實平江府吳縣靈巖鄉橫山之原夫人以泉使公官朝散郎再封安人子男四人炎揆倅某炎迪功郎處州司戶倅早亡子女人適故迪功郎御前軍器所受給官莊珪孫子

一人堅孫女四人嗚呼夫人之德行不過盡力於舅姑夫子之際爾若夫人則過是幼而失母恭而自立長而為婦貧以起家此男子所甚難者而夫人行之一無難焉是可敬而可仰也某未弱冠而孤夫人愛之者招呼拊育亡虛歲在諸甥列蒙賜獨厚廼死之日猶不忘其甥使有言以發幽馨於泉下敬書其足以撫範閨閫者於右以俟銘者採擇焉

故太淑人葉氏行狀

不敢戾其說貳卿既貳民曹再歲為真宣勤於國大農  
行裕上意益嚮用矣獨夫人曰吾兒本何能而至於此  
才弗稱祿食浮於名恐不足負荷而貳卿即請對五  
方思以休其進退夫人曰從抗奏貳卿即請對上章誦  
母子間懼弗勝榮之意詔可其請以西清次對知平江  
府平江夫人昔時寓居地親朋姍族尚不乏貳卿開藩  
夫人即戒以毋得毫髮私吾家又飭所親之賢俾家諭  
其族毋令擾吾子終貳卿去郡莫敢一人願受私者貳

卿自平江奉祠歸里門夫人年已七十六母子懽欣怡  
愉杜門燕樂相以寵祿滿盈為戒貳卿居閒八年得以  
娛說親闈春容子職暇日相與翻經文訓童穉間則會  
親戚接杯酒融融洩洩自適其適而無一毫干其心貳  
卿之能守富貴不危溢者夫人有助焉耳年踰八十起  
居飲食如強年人朝夕家事猶維持其大綱而規法之  
嚴維持之素中外益自斬斬人不敢以篤老易也故冬  
偶得脾胃弱之疾貳卿憂惴衣不解帶者踰月一日夫人

當用力者密以嫁時簪珥擊輓鬻以為助又自攻苦如  
淡專力區處舅姑喜曰是真吾家婦也悉諉以家事夫  
人營治勤劇巖中而順外日費細大歲儲饒乏白舅姑  
以節目而躬行其靡密焉單氏門戶遂立吏部尚義好  
施異時迫於弗瞻曾不能快意夫人佐餼之餘毫粟搏  
出內不妄用一錢思以慰吏部美意於是割衣食以賙  
貧不足者治藥劑以施疾病之困乏者捐資遺以相助  
婚媾之失時者吏部一言夫人承志唯亟內外親無疏

昵皆家歸之晨昏定省通奉與夫人日有常度儀法翼  
翼可觀吏部耽嗜於學雖官居立朝率夜漏踰十刻夫  
人約通奉拱立閤外吏部歸寢舍竟禮乃敢退其婦道  
誠至如此舅姑之喪通奉哀毀致疾夫人既追慕不少  
損又經紀襄事一無歉於禮者通奉詳雅和緩文而能  
官恬於仕進遂老州縣為令為倅皆有清白惠愛聲夫  
人內言居多焉通奉卒夫人年僅踰三十居喪守志竟  
不萌世念三子六女獨二子一女有家室餘皆孳孳其



哀蓋今貳卿方齧齧也見者傷心謂夫人不自足而飽  
孤幼是良難者夫人曰事長撫幼其理一也曩時公姑  
在堂雖門戶已立而家事弗濟吾猶以勤儉輯今吾婆  
處兒女且纍纍日亦何所憑藉哉惟有勤與儉爾則盡  
絕人事閉門深居內外言不出入有田二百畝薄入儉  
出錙銖較計薪水之外一介不以取予如是十餘年女  
嫻於訓而工於藝各擇其可終身託者其後登蘭省分  
符竹員郎別乘濟濟蟬聯各得其所歸也貳卿穉歲無

父蚤侍孀母已嶷嶷見頭角甫能言嘗曰吾獨失父不  
力學自立不名為人五歲讀書歷歷如迎刃夫人悲喜  
曰是兒父所鍾愛今可教也乃訪師之良者買書史闢  
廬舍晝則躬烹飯夜則供燈火俾貳卿從游焉今金陵  
帥參錢公與貳卿相從寂久而厚者年十七八銓闈高  
等未幾復占刑法科編歷學官宰翔監省妙年而守三  
輔握蘭以總饗屯歸貳民曹為名法從實夫人有子而  
善之教也夫人自孀居亡他嗜好獨紬繹佛書辨析微

旨至忘餐食每以愛人利物為念貳卿既上法科廷評命已下將就職夫人戒曰是官非州縣比汝能信吾說既往否則勿就貳卿敬請其說夫人曰今天子仁聖愛及螻蟻我聞廷評閱天下獄案罪所輕重在筆端寧失不經哀矜勿喜聖人格言汝當守此貳卿職廷中六年自評而丞丞而正讞議訊鞠一無有濫寃者而緩死之議蓋什九焉夫人之訓然也貳卿守雪川閱七月以治理效詔奏事行在所尋以尚書郎總淮西餼事詔趣行

貳卿如金陵命其子迎侍板輿在湖日郡循例致饋夫人親與審項目不可者盡卻郡治帳幃器皿纖悉以歸主吏不一物偕行前此未有也湖人今猶能言蓋其循理敬法嚴於授受之細亦如此貳卿總餼四十年三以王人歸覲夫人每誨之曰汝繇卑官蒙主上特達之知遭逢晉用何能稱塞惟是得望清光日當以裕民力寬州縣愛士卒者入告其曰剝下以媚上瘠民以肥國則汝大負朝廷非我疇昔望汝者用是貳卿造膝之言每

不敢戾其說貳卿既貳民曹再歲為真宣勤於國大農  
行裕上意益嚮用矣獨夫人曰吾兒本何能而至於此  
才弗稱祿食浮於名恐不足負荷而貳卿即請對五  
方思以休其進退夫人曰從抗奏貳卿即請對上章誦  
母子間懼弗勝榮之意詔可其請以西清次對知平江  
府平江夫人昔時寓居地親朋姍族尚不乏貳卿開藩  
夫人即戒以毋得毫髮私吾家又飭所親之賢俾家諭  
其族毋令擾吾子終貳卿去郡莫敢一人願受私者貳

卿自平江奉祠歸里門夫人年已七十六母子懽欣怡  
愉杜門燕樂相以寵祿滿盈為戒貳卿居閒八年得以  
娛說親闈春容子職暇日相與翻經文訓童穉間則會  
親戚接杯酒融融洩洩自適其適而無一毫干其心貳  
卿之能守富貴不危溢者夫人有助焉耳年踰八十起  
居飲食如強年人朝夕家事猶維持其大綱而規法之  
嚴維持之素中外益自斬斬人不敢以篤老易也故冬  
偶得脾胃弱之疾貳卿憂惴衣不解帶者踰月一日夫人

諭貳卿曰吾自三十即奉釋氏教祀佛鏡經飯桑門者未易屈指計豈真為觀美哉誠欲今日受用耳吾嘗誦其書而解死生之說今八十二年不為不壽吾於此無媿戀意也汝等毋苦以藥困我貳卿泣下復進藥餌即搖手止又戒家人勿哭泣徒亂吾念遂手結彌陀印晏然而逝夫人以通奉恩封安人貳卿既貴累封太叔人男三人導從政郎無為軍錄事參軍普朝奉郎通判揚州夔降授朝散大夫充敷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女六人適進士林某故朝奉郎前監行在左藏東庫葉沆朝奉郎前權知濠州吳襄朝奉郎新通判台州薛襄故通直郎前知明州奉化縣蘓祁朝散郎新權知彭州吳昭夫孫男九人端彥承議郎監行在左藏東庫端禮端友文林郎新奉國軍節度推官端章端仁從政郎欽州安遠縣令端臣端修端士承事郎新蘄州都大監轄倉庫端已承務郎孫女三人長適廸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尉陳晦次適趙某次在室曾孫男二人長誠

夫次某曾孫女一人在幼子導普女適林薛蘓者孫端  
彥皆先夫人出通奉先娶李氏今葬於仁和縣大雲鄉  
鳳口樂山之原將以今年四月二十三日祔葬焉嗚呼  
夫人之德之行形於家事於親浹於姻族而達於州里  
其承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實而弗華久而弗渝其  
胚胎根履非有所矯拂也性稟泊如薄於自奉衣服華  
麗飲食盛異即唾去至於周人之急切切如已戚休事  
在其窶乏時雖解衣鬻珥不少靳既貴則雖甚費而不

肯已也訃傳之日哭者必慟以為夫人之壽固天所以  
福善人者夫何憾今而後緩急之際寧復有如吾夫人  
耶夫人之兄罹西兵之亂身沒王事夫人捐費舉策委  
折以請於朝卒得一官以祿其弟葉宗益多之二子導  
普皆李氏出宦游既弗顯又斲弛無生理不幸早亡諸  
孫未仕者多疾疢不能立以故二子之室無留金夫人  
撫存愛養恩惠備至非一歲月貳卿今奉夫人遺意盡  
挈伯仲氏家長幼闔屋而居粟縷之給貳卿皆尸焉人



謂夫人慈愛貳卿孝友相成於善如此夫人早更憂患心力為耗晚年目眵頓弱百藥弗少稔夫人曰吾生平善念如出家人嚮佛道如行熟路不應有此日課觀音經誦大士號貳卿又親書金剛經鋟木廣施溢萬帙一日夫人夢有白布老人以指爪掠畫而去自是眵物寢明吉人之報固如此某外祖母楊氏與夫人之母為女兄弟某與夫人為表甥然夫人未笄而外祖母撫存選壻視如已女以故夫人與先妣如同所出而某視夫人

如母焉未可以表言也某在諸甥間獨荷夫人教愛甚厚則又如已之子以待某也聞訃匍匐哭喪奠酌不覺哀盡貳卿扶杖線墨泣盡有請願疏夫人行實但狀其大者顯者某不敢以淺類辭敬直書焉以告勒銘之君子

墓銘

惠夫人墓銘

隆興二年四月丁卯瑯邪惠氏歸於建安袁某越九年

六月己亥以疾卒任所淳熙二年七月乙酉葬於常之  
宜興縣君山鄉青塢之原嗚呼顧偕老其不能而茲廼  
以銘君也哀哉君諱道素常之湖洲人進士萃之仲女  
君生於良族族諸老言君裁十歲知事父母敬長而孝  
益謹父母嘗有疽疾憂甚不自省食息事候伺親側膳  
服藥餌悉躬之病未間則焚香泣下暮夜致禱不知夕  
之竟也居亡何疾瘳人謂孝敬之報宜如此後十年而  
罹父喪哭泣盡哀課經文日數十卷却葷茹久不復見

者流涕異時母氏多疾君慮以憂毀甚承意開釋昕夕  
侍旁不肯去時方有二歲子蓋弗遑顧也或勸之君曰  
吾母安則吾有子矣明年從某官都下居既別母雖一  
飲食弗置念率旬餘輒一命介問信僅不聞則悸不自  
佚信至廼少已嘗曰我歸素氏不幸不克事舅姑恨亡  
以為見獨奉家廟唯謹奉祀孔時晨昏供焚香火雖疾  
亦力徃凡諸事先者一物悉至敬君幼好內典甫識字  
畫已能翻釋句讀未笄通法華義遇暇日默誦一字不

舛落既長從某而繪佛圖蓄經卷徃徃甚於經紀家事其持閱眼前日益苦也君有幽閒之德性不嗜遊觀日惟聞政細大有節法否則咄咄經典舍是一不經意天資敏惠前製縷結一見輒解嫂姪姊妹悉從君是式今為賢婦平生寡言言必契道理與之商可否事中者十九其將死也端凝如亡恙時第曰我死後歸我誦佛書於棺其母使吾子長而不學也他皆不及某與君夫婦十年我疾君嘗起之君疾我弗能以抹烏乎哀哉年三

十有一生男女各二人男六歲曰申儒餘皆亡其既與之為三年之喪頰穴而窆君於墓又飲泣而為之銘銘曰維善而孝淑且質厥資懿美且嬪側宜壽而昌今何嗇輶帷不復閉白日天耶人耶理奚測吁其奈何

刻

### 塔銘

僧如尚法蘊可用塔銘

義烏縣之東郭舊有六如庵興化僧寶月梵淵所創也

二僧頃來是邑誅茅以立香火其嗣如尚朴而好善邑人以佛稱之知其後必昌也再傳而至法蘊規度施置益懋前績堂殿崇成庖湏飭具松竹交映衆皆瞻仰謹曰是當為名刹一庵不足稱也法蘊亦具是願其嗣可用者出儒家流而喜醫術務求濟人而不踰利每以桐君自娛非庸緇比也士夫多與之有嗣曰了恩頂相豐厚中有定力協其師以成法蘊之志頃之庵以寺名矣寺甫成而三師相繼以逝嗚呼豈三師者宿緣相值宿志相合共為此寺而生共成此寺而亡殆非偶然者歟不然何生也相為謀而死焉相為屬也妙欽者傳三師衣鉢而能侈續其業於寺之對山鼎立石壙置三塔於上所以識開山者之甚難難也妙欽亦猶知書其志高遠他日當為名僧塔具請銘於予予知始末甚詳故樂與銘銘曰其生也相與以成其化也相亡以形萬瓦鱗鱗三塔以寧我銘識之厥藉孔明

附錄

家傳

公諱說友字起巖建安人生於紹興庚申歲治用易年  
二十有四登隆興進士丙科調建康府溧陽縣主簿主  
管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正宗寺主簿改太常寺主簿  
樞密院編修官秘書丞兼權尚左郎官以疾添差浙西  
安撫司參議官知池州以私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知衢州提舉浙東路常平茶鹽提點浙西路刑獄  
直秘閣知平江府節制御前訐浦水軍侍左郎中兼右

司郎官假顯謨閣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充接送伴金  
國賀生辰使右司郎中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太府少卿  
兼知臨安府假顯謨閣學士萬壽觀使兼侍讀充館伴  
金國賀正旦使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館過歲為  
真兼侍講權戶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四川置制使兼知  
成都府加徽猷閣學士因任吏部尚書兼侍讀充宗陵  
覆按使復以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知紹  
興府浙東路安撫使吏部尚書兼侍讀兼實錄院修撰



兼修國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提舉詳定一司勅  
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控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知  
潭州改知隆興府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加大學士  
致仕嘉泰甲子歲薨於德清寓第享年六十有五官至  
宣奉大夫爵至郡公食邑至三千二百戶真食至六百  
戶贈少傅卹典如儀累贈太師魏國公初公居寓湖城  
號東塘居士

闕

